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創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印行

第二卷第四·五期合訂號



半月刊



立法院圖書館



第二卷 第四五·期合訂號目次

拯救經濟危機.....	本社
看正式徵兵如何.....	本社
這叫什麼交通.....	俞棹
——轉載——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著 從我國農村社會之演進.....	
論 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	趙立森
請社會人士不要再提倡貪污.....	俞劍華
青年心聲.....	
由解放區來.....	漱凡
再寄塞北某友.....	田天
豆油燈下.....	江楓
火車何以鬧事故.....	李岩
這世界.....	洪茵
兵士的家.....	洪茵
給.....	洪茵
愛.....	洪茵
蘋 菓.....	高南
螞蟻的戰場.....	蕭南
生活散章.....	
灰裡的土蟬·外一章.....	竹帆
眼 睛.....	征帆
獻給姊姊的信(航訊之三).....	藍吉士
阿根廷學生的「閃電戰術」.....	
短篇創作.....	
探 子.....	周同遇
憶青海(一)——戰時遊記.....	李朴園
今日留學美國的情況.....	
科 學.....	
漫 話.....	
★ 大氣層外的戰事.....	
餘 興.....	

內容	封面裏面	底面	種類
	八、〇〇圓	一〇、〇〇圓	全 面
	五、〇〇圓	六、〇〇圓	面 二 分 之 一
	一、〇〇圓	三、〇〇圓	四 分 之 一

廣告價目

物讀年青·性合綜

年 四 十

刊 月 半

期五·四第 卷二第

版出日一月三年六十三

發行人 張 靜 軒

編輯人 一四雜誌社編輯部

發行所 一四平市北二道街

印刷所 長春新生報

總經售 一四雜誌社

經售：東北各大書局均有分銷

年 四 十

刊 月 半

期五 · 四第卷二第



不要讓悲慘的回憶，
 噬嚙着我們的心；
 不要讓社會的醜惡，
 墮頹了我們的意志。
 我們必須挺立起來，
 站在時代的前端，
 揮動正義的長矛，
 向一切惡勢力爭戰！

記住：
 我們已經是主人。



拯救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大，政府應付忙

由於戰爭而造成的經濟危機，已經泛濫於全國各地，從卅六年舊曆新年以後，到處物價的飛騰，是駭人聽聞的消息，而金潮的洶湧尤為驚人。這些現象，在各大都市尤其顯著，可怕！

現在政府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繼續實行戰時物價管制了。在上海方面會組織了經濟監察團，在宣警備司令的領導之下，切實展開監察工作，也通過了幾項所謂「緊急」處置辦法。

東北方面，雖然有着「關」「海」遠隔，而「物價」，「金潮」的大波瀾，是絲毫沒有受到阻撓，反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現象。日前熊主任在行轅接見記者的時候，就首先提出東北經濟問題要即刻設法解決，所以聞最近曾召集各省主席到瀋開會，可能就是以之為主要討論的議題。在這些地方很可以看出經濟危機實在不可忽視政府也正忙於應付這個最大困難。

平抑物價有辦法？

依據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規定，戰時管制物價的各項條例仍然有效，許多生活日用必需品，又要限價議價，平抑物價的舉措有辦法？照戰時物價管制的經驗，往往平議一次價格，物價就飛漲好幾倍，官方所定的價格標準儘管合理，低廉，然而暗市的價格仍循等加速度扶搖直上。最近長春方面按十九日中正日報的本市新聞謂：「平抑物價後，物價未平」，而京滬方面，關於黃金收兌中央銀行四十六萬元的牌子是掛出來了，但前往兌換者寥寥，現在我們看各地的金潮物價都趨平靜，因為緊急措施辦法才公布了，但是，能否持久，似乎還有待於大家的努力！

公教人員倒霉了

靠薪水喫飯的朋友，在去年十二月欣聞了加薪的消息，今年新年中已額追加的數字，老婆孩子，大大的歡喜一場，誰知才不到兩個禮拜，時

間剛好跨過舊曆新年的門檻，甚麼東西都漲了一兩倍，還比不上不加薪的強了，真是大夢一場，活該倒霉！

現在從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又得悉有關於日用品定價的辦法，先自京滬試行，「有成效再為推行全國，但願上帝保佑，「有成效」才好，不然，那就更糟了！

看正式徵兵如何

再這樣就糟了

前幾天街上已貼出「等因奉此」開始徵兵的告示了。金大大衆日報上，又把聲請辦理免役緩役的期限登出來了，這個期限說是在二月底，由此可知開始徵集檢查的日期，也不會太遠的。

東北這地方，是敵偽徵兵有過甚好「成績」的淪陷區。按理說人民對徵兵制度，尤其對真正是自己國家的徵兵制度，不會有什麼大的隔閡與懷疑的。然而事實並不如此簡單，試觀過去半年多的補充兵徵集實況，就疑以知道。

在各縣市村鎮，徵集補充兵時，因為當局許多不容諱言的不當措施，把「徵」字變成了「抓」，與徵兵有關係的行政人員，雖然也感到這「抓」，有些令人頭痛，可是除了這條路之外，也想不出再高明的辦法。況且有的人甚希望借此機會撈筆外快。同時有錢有勢的，適齡者也樂得馬馬忽忽，把自己的兵役輕輕躲過去。所以有一些跑得快藏得妙幸未被抓的而又無門路的人，都說：「等正式徵兵再看吧，若是再這樣就糟了」。

官家抓兵，民間逃兵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固然對當兵一事視為畏途，可是祇要不分階級，不論貧富，不講權勢，應該當兵的都不能逃避義務的話，他們是沒有理由不當兵的。也沒有方法不當兵的。他們知道國法不可玩忽。

可是過去半年來的「抓」兵辦法，却把老百姓心目中的「徵兵」的不可抗性尊嚴性，完全破壞無餘。有錢的可以買關節，有勢力的可以託人情，和辦理徵兵人員有裙帶關係的可以改名增歲，弄到歸終，當兵的都

是一群沒「辦法」的窮家子弟。這無異是告訴人民，「不要守法」所以沒有辦法的人祇好祈靈於兩條腿了，跑之大吉，這一開跑，當局也就祇好開抓了，一涉及「抓」，當然就無「公平合法」之可言。

請拭目以待

此次開始正式徵兵，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因為在東北既有過一段亂七八糟的抓兵，這次正式徵兵就必須深加審慎，作到不偏不依，人人皆有當兵的義務的地步，給東北人民一個嶄新的印象。否則，正式徵兵仍是一塌胡塗的話，則以後徵兵必永無好成果，而人民亦對國家的法度產生一種不信任的心理。雖然在當局想，抓足了數就算，可是一件法令和政令的推行，不能不考慮其影響是否於世道人心有無順逆反應的。

我們的意見如此，不知正式徵兵的實情如何，請大家拭目以待。

這是什麼交通

有人說要知道一個地方的文明程度，只要看一看那個地方的交通狀況，便可以知道。這句話若是有幾分理由的話，那麼我們看一看我們中國的交通是怎麼樣呢？

一提到交通，我們馬上會想到在內戰狀態下，交通被破壞梗阻的情形或是想到在大後方崎嶇的山路上，每日有公路汽車顛覆的事件發生；或是想到只要乘坐便有粉身碎骨，化為灰燼可能的民航機。這些現代交通的工具，——火車，汽車飛機——到了中國，便特別增加了不安全感：這是怎麼回事兒啊？

這些若說是原因太大，太複雜，那麼我們可以扔開不談。我們再談幾件原因不大比較簡單的例子。

誤點拋錨

最近長春瀋陽間的通車，按照定時開行，並按明定時到達的，幾乎是沒有。有的一候就是幾個鐘頭，或竟至一天半夜。日期長了，運輸國軍或鐵路遭受共軍的破壞，也都不成理由了，缺少煤炭，也不成充足的理由了。鐵路當局在調度方面，也似乎很有問題的。

余筆者親身經歷的一段事情來談一談。筆者有一次由四平乘車赴東豐旅行，火車行至哈福石崗間微呈坡形的地帶，因為缺水而汽力不足，竟至幾度爬上坡去，終於力竭聲嘶的退了回來。結果列車上的職員，號召乘客下車。當乘客們紛紛下車時，大都相互傳喚的說：「走啊！走啊！不要推火車啊！」筆者到底不知道乘客下去，是推火車，還是為了減輕列車的重量，——因為筆者拒絕了列車職員的號召，躲在車中，沒有下去——可是火車終於沒有爬上坡去，只好退回哈福。火車頭單獨開到石嶺去，裝了水回來這才帶了列車前進了。想一想，石崗距四平不過兩站路程，火車的水就不夠了，這是不是在開行前，鐵路職員太疎懈職務了呢？

旅客迷途因無標示

再車站天橋或地道的出入口，月台上，以及列車外面，應該有列車開往那方面的標示，使旅客有所遵循，不致悞入迷途。這似乎是起碼應該有的，不算費錢，也不算費事的「設備」，然而現在車站上大都沒有這種「設備」，使旅客們一走出剪票的門口，便如迷途羔羊一般，紛紛打聽乘車的站台，和列車的位置，彷彿鐵路當局故設迷陣，或視為一種秘密，不願向旅客暗示似的。但筆者便負責聲明一句截至撰稿時為止，就筆者耳目所及，長春車站確實是改善的多了；地道口有標示火車去向的牌子，站台上也有了指示去向的嚮導人。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站台上和列車上，仍然沒有文字的標示。

寄語當局注意調度

再火車上旅客擁擠，乘坐不開，那只好認作是乘客倒霉，無須多加議論。但如因旅客過多，買票困難，而使車站中，竟有以重價買黑票的情形發生，那麼鐵路當局是應當負相當責任的。聽說瀋陽車站，最近就有這樣的事件發生，不知真假，希望當局要注意才是。

因為以上這些情形（還有許多我們說不盡的情形）發生，所以有的人說了：「真不如偽滿好！」說這話的人真是可憐到萬分；同時，我們希望當局在事實的表現上，不要把重歸故國的同胞，使他們對於現實失望，而再緬懷那失掉了的枷鎖。因為那樣就會使我們每日高唱的「民主」「建設」，等於空談了。

轉載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民主國家這個名詞，近來喊得十分響亮，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也隨大戰結束而更加迫切。現在的所謂民主國家，一般指英，美，蘇，法幾個聯合國中的大國。中國也算五強之一，也被人指為民主國家，實則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嘗過民主味道，現在尙在夢想顛倒，涕泣以求的過程中。至於中國要求現代化的民主，還在五四時代。五四的運動目標有二：一為學術的，要求科學化，一為政治的，要求民主化。當然，科學化與民主化這兩個名詞，在五四以後很久才被提出來的。當時的學者，只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大目標，梁任公所謂梁先生（Zhou）與德先生（Democracy）。說來慚愧，五四運動是二十七年前發生的，那時中國早已是中華「民主」國，「民主」國是中山先生手創的，而創了八年，中國人中才有少數知識份子發現這個國家並不民主，才要提倡德漢克拉克西，而提倡是提倡，事實是事實，直到民國十七年，中國一直是中華「黨」國。一黨一黨，平分了三十年的天下。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發覺他手創的國家，完全不合他本來的理想。十三年改組國民黨，重行北伐，分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訓政時期應該有多久，他並沒有明文規定。但他遺囑中要求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內召開，而國民會議以後應該開始憲政，則訓政時期在中山先生的理想中，決不會太長。但是今日之國民黨，一經訓政，便欲罷不能。英國歷史家威爾斯（H. H. Wells）批評英國政治說，「英國人本來沒有別人想像那樣壞，但吞下了印度，便弄壞了胃口。」一般中國人對國民黨也有此感，只要把「吞下了印度」改成「嘗到了訓政的味道」。

但是，國民黨的訓政，名詞雖然與慈禧太后所用「垂簾」訓政」的「訓政」相同，却不是國粹，而是舶來品，俄國的大革命，雖比中國推翻滿清要遲幾年，但因從馬列主義之中，發明一黨專政這件法寶，衝破古往今來一切專制或民主政體的樊籠，才能肅清帝俄政治上的餘毒，建

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國民黨推翻滿清之後，因為未能肅清舊時代留下來的餘毒，革命勢力逐漸被迫到南方一隅，復辟，帝制等餘孽，反能興風作浪，北洋軍閥依然割據混戰，弄成民初中華「軍」國的局面。北伐以後的一黨專政，以及其他許多政制，都是模仿蘇聯的，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不必諱言，也不必舉現在的政制作為證例。所不同者，蘇聯的農工專政，並未規定期限，說專到何時或某階段以後為止。國民黨則規定訓政以後即為憲政，訓政是過程而非終極目的。雖則訓政太久，甜頭太多，也會忘其所以的變成目的。由此可知國民黨本意並不如共產黨之想永久專政。至於國民黨理想中之憲政，雖不一定如英美之憲政，也並不

如蘇聯的農工專政。國民黨理想中之憲政，本來是民主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現在大家都認為她是民主國家之一。其實這個觀念，最近才有的。而且在一股英美派民主人士——即共產主義者所謂布爾喬亞——心目中，也依然有問題，在爭論。不過以前爲了對德作戰，現在爲了聯合國的前途，大家姑且承認她是民主國家。在蘇聯初建國時，全世界各國都目之爲洪水猛獸；有的甚至不惜派軍艦去包圍她，阻礙她，倒是中國的中山先生却最早承認列寧理想的偉大政策之正確，寄以深厚的同情與祝望，而蘇聯所以報中國者亦不薄，首先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退還庚子賠款等等，直到德蘇宣戰以前，英美系統的國家，無不對蘇聯深懷懼。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美之敷衍意大利，扶植德國，都有暗中抗拒蘇聯的作用。但彼時蘇聯理頭建設，決無侵略他國之野心。只有共產主義的傳播是很快的。英美對蘇聯的疑懼抗拒，無它，只不過因爲蘇聯是農工專政國家，不是民主政治的國家。

但在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面目完全暴露以後，英法開始覺得蘇聯友誼之可貴了。而疑懼的心理則仍未盡除。直到一九四〇年德國向蘇聯宣戰，邱吉爾立即宣布英國將與蘇聯肩作戰，英美兩國均以軍火

供給蘇聯。世人公認這一戰是民主國家與軸心國家作戰。由於德意之太不民主，大家才承認蘇聯雖然也是一黨專政，畢竟是與民主國家站在一條陣線上的，這樣，在全部作戰過程中，蘇聯一直被世人公認為民主國家。

在去年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時，德國剛投降，換句話說，在歐洲英、美、蘇、法共同戰勝的戰爭剛結束。在舊金山會議中有許多問題，例如波蘭政府問題，牽涉到民主化的觀念，英、美、與蘇聯的代表就爭執起來，有人感覺到國際間缺少一本解釋正確的字典，因為民主這一個名詞，在各國代表之間歧義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因為各國代表各依其本國的政治觀念來解釋，沒有一國代表會自己承認其本國政治是不民主的。因此也可見得戰後民主的趨勢，各國代表均以不民主為可恥。只有中國的官僚，可以厚着脸皮說：「什麼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解那一套！」

但是，蘇聯究竟民主不民主呢？我沒有去過蘇聯，不能舉實例作證，許多到過蘇聯的人，紛紛舉實例來證明蘇聯人民如何豐衣足食，物價低廉，政治修明，科學發達，文藝優美，看來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政治是否民主，却似乎很少人提到，彷彿有意迴避這個問題，或者雖到蘇聯而摸不到這個問題的核心，也許在了解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還得先把什麼叫民主這個定義弄清楚。

民主的定義，在英美國家，已經很清楚。英美民主政治的方式，中國人也大都耳熟能詳，但是不幸得很，也許是由於我的寡陋，竟沒有見到蘇聯所謂民主的清楚的定義。蘇聯所謂民主異於英美所謂民主者何在。若照英美的定義，則人民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換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結合的方式，組織政黨，用競爭選舉的方式參加政府。這幾點，即使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大概也不能不承認是民主的條件。但是蘇聯是不是這樣的呢？

模仿蘇聯的國家，更正確點說，模仿一黨專政的國家，本來還有以前的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都發展成爲獨裁國家，終於因侵略而招致滅亡。蘇聯當然和軸心國家不同，其不同之點。照同情蘇聯的英國政論家拉斯基的說法：「共產主義如果沒有了理想，就會

變成法西斯主義。」這個理想，據我看，大概即所謂經濟民主。

在許多到過蘇聯的中國人，回來很少談到蘇聯的政治民主問題。只有郭沫若在訪蘇以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許多人認爲蘇聯人民沒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這也許是對的，但是蘇聯人民有經濟民主，人人豐衣足食，決沒有英美資本家擁資百萬而失業者得不到面包的現象。（大意如此，見去年新華日報副刊）好了，現在問題似乎有了着落，英、美有政治民主而無或缺少經濟民主，蘇聯有經濟民主而無或缺少政治民主。這個說法，大致不會偏袒一方。再說得粗淺一點，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權，而利則不足，蘇聯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權則不足。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這個「眾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即要求管自己乃至眾人之事。要求管自己，或同意別人（不是別人以暴力挾制）管自己的事，是不願意做奴隸，要求管別人或同意別人管眾人的事是相信自己或別人有能力，管得好。這也不是強迫別人做奴隸。所以政治本身，自有其必然的民主性，自己豐衣足食而無權管自己的事，却大有問題了。豐衣足食是好的，但也有潤人的奴隸，照樣豐衣足食，還能享受科學設備，聽戲看畫等等。但問題就在聽人指揮，不能管自己乃至眾人的事。孔子論孝，曾有一個很妙的譬喻，他說：「今之孝者，是爲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他說，當時的人以爲只要能使父母豐衣足食，便盡了孝道。潤人家的犬馬不是也能吃得飽飽，身被文繡嗎？問題就在敬不敬，莊子論自由，他用一個烏龜來作譬喻，認爲做梁國的宰臣，猶被文繡以入太廟的龜，一個自由人却是曳尾塗中之龜，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似乎不只是被人養得胖胖的就可以滿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壓制而能自由發展的意志似乎比豐衣足食更可貴些。「一簞食，一瓢飲，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路人不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弗受」。人總是人，除了動物性的機能與要求以外，畢竟還多了一些自由之類的東西。當然，我們也承認，自由之類是可以教育方式來改變的。正如同動物都有眼睛，而無光之水底也有盲目之魚。反過來說，如果根本不能得到衣食，瀕於餓死的境地，像目前中國的災民一般，當然也談不到民主自由之類。但

從政治的觀點而論，也許正惟衣食不足，所以更有民主自由的必要。但如果說，只要衣食豐足，即使政治民主不充分也不在乎，人類的腦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

中國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體說來，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則多希望蘇聯式的民主。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界線，也許應該說，偏於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進者希望蘇聯式的民主，但如果說，青年或前進者只要豐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參政，則二者恐皆不肯承認。足見不論青年或中年，前進或保守，都有他們的理想。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所謂民主也者，還在各階層

論 著

從我國農村社會之演進

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

趙立森

人民爭取之中，設計之中，中國不幸，枉有三十五年「民」國之號，而到今日。人民對於民主的消息，還在晨占鵲喜，夕卜燈花，民主的圖樣，還在畫虎類犬，刻鵠似鶩。但世界在進步，不民主的局面，終於要被消滅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也並非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別人的短處，我們並沒有必須抄襲的義務。中國人需要豐衣足食是天經地義，而自由則更可貴。我們現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却還沒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二者可以得兼，以須為兼。

(原文載觀察第一卷第五期)

從我國農村社會之演進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

一 農村社會的形成

遠在原始社會時代，人類生活極為簡單，謀生之道端賴捕魚獵獸，當時人類並無固定的住所，故生活頗為動盪，是為「漁獵時代」。迨至「游牧時代」，人類生活雖較安定，但仍恃養畜類逐水草以為生，以致居處時常變更，無以構成聚居之社會，直至農業發明以後，人類為耕種田地栽植五穀，乃不得不選擇肥美之土地住定經營，依山傍水聚族而居，以謀自給自足的生活，是為農村社會之開始。

二 我國上古時代的農村社會

我國上古時代，自神農氏教民稼穡，種植五穀，聚族而居，遂構成「村落社會」的組織形態。蓋我國古代農村社會施行井田制度，以八塊方田分予八家耕種，每家各耕百畝，繞井而居，中設公田，且此八家之間均屬血緣關係，非親即戚，恩愛相關，情感相融，有無相通，故易團結。在此自給自足的生活情形之下，始終無間，不分彼此，當然不致發生私有財產的觀念。嗣後社會進化，人口遂增，智慧勤惰顯有區分，以

致貧賤富貴亦隨之形成，由於生存競爭的結果，私有制度乃應運而生。迨至周秦以降，廢井田開阡陌，富而強者田連阡陌，「地主」乃生。此輩特殊階級以其優越的軍事地位，操縱農村之經濟大權，予取予求，支配一切，遂造成村落社會之領袖地位。譬如我國有史以來第一代君主軒轅黃帝，即係以酋長之身份起家，擴充勢力，兼併土地，北征「蚩尤」，南逐「南蠻」，建國於黃河流域之上，號稱「黃帝」。綜上可知我國周秦以前之原始農村社會，本無地主階級的存在，嗣以社會進化，人口激增，由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結果，強有力者兼併土地，役使人民，自稱「地主」，而「地主」之所以造成，實乃由於軍事征服所致，易言之，我國歷代的統治者，亦即大地主之另一名詞。

三 我國封建時代的農村社會

歐洲各國封建時代的農村社會，大都由於「地主」與「農奴」二者所構成，因為農村的土地完全歸於受封之「領主」所有，且此輩「領主」利用其軍事上的地位與統治上之威權，任意壓迫農民，驅之服役而毫無報酬可言，同時被徵服役的農民又常被視同牛馬，俗稱「農奴」。似

農村社會，顯有「主」「奴」階級的存在。至我國封建時代的農村社會，則并無此類「主」「奴」之分。當在井田制度施行時期，規定人民年滿二十受田五十畝，年滿三十受田百畝，年滿六十歸田於公。據孟子釋井田制度稱：「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就是說每家領田百畝，共耕公田，納什一之租，至相當年限將田畝歸公，此種井田制度實爲後世佃租制度之濫觴。迨至秦代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以迎合特權階級之欲求，縱其自由兼併土地，造成地主階級。但有一特點必須聲明，即此輩地主階級雖各保有世襲之土地，但地主階級并無特權以奴役農民，即便使農民代耕田地，亦必須經過雙方之同意，訂立契約實行佃租後，始能成立其關係。所以說當時的中國雖有「地主」其名，而實無「農奴」的存在。

四 佃租制度下的我國農村社會

歐洲的封建社會時代，土地爲「領主」所有，「農奴」僅爲「領主」之生產工具，故「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係，實爲一種「主」「奴」的關係。迨至商業資本主義發展以後，由於科學昌明，交通便利，乃使封建社會之形態歸於消滅，嗣後「地主」與「農民」在佃租制度之下，竟一變而爲「主」「賓」的關係，所謂「主」「賓」關係也就是「種契約性質，佃租雙方均無強制性，佃戶方面除盡納租義務而外，其他行爲完全自由。可是我國早在封建社會時代，井田制度下的農民已屬佃租性質，不過當時係以公家爲地主，各盡其力共耕公田。至井田制度廢除以後，「土地」本身就如同其他商品一樣，任人自由買賣，農民對於地主純屬「主」「客」關係，由於雙方同意，訂定契約，除按屆繳納佃租外，不負任何義務。

再說佃租制度亦可分爲三類：一爲「搖役佃租」，二爲「實物佃租」，三爲「現金佃租」。歐洲封建時代的農村社會，常有所謂「搖役佃租」的施行，蓋當時地主階級，恒以其軍事特權奴役農民，或將被征服之人民視同戰利品，迫使耕田勞作，毫無報償，是謂「搖役」，又稱「搖役佃租」。此輩貧苦的農民，以其「搖役」換得之代價，亦不過僅能維持個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而已。反觀農村社會，截至目前爲止雖仍未跳出「半封建社

會」的領域，但在農村社會中，只見有實物佃租與現金佃租之施行，而從未發現搖役佃租的存在，況「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係，亦並未形成對立的現象乃屬事實自不待言。

五 歐洲共產國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先說黨派之組成，實乃由於人群之結合，此輩人群之行動係反映社會的現象與人群的共同需要。十九世紀初葉在德國之所以產生「共產黨」，倡導唯物史觀的理論，實由於當時德國已從農業社會進化而爲工業社會，科學昌明，日新月異，因之握資本者得以其雄厚之財力，購置精良之機器，開設大規模之工場，製造生產品，致使農村中之手工業者瀕於破產之絕境，爲謀生活問題之解決，不得不相率流入都市，受雇於工廠之中，可是機器的生產能力極爲強大，資本家以其優越的資本力量及精良之機器，只需少數的人工即可製造大量的商品，因之人力爲之過剩，而資本家爲其個人私利計，從不顧慮他人死活，滅絕人性，盡量剝削勞工，其手段不外乎增加工時與減少工資，致使貧者益貧，富者愈富，形成社會上貧富懸殊之病態現象。馬恩學說之出現洵非偶然，此其一。

再論一九一七年之俄國大革命，係由列寧根據馬恩學說領導之農民革命。當帝俄時代，在沙皇暴政統治之下，農村社會中已顯然發生大地主與農奴之對立現象。因爲帝俄封建社會大地主，亦即貴族僧侶等特權階級之化身，爲滿足其一己之欲求，盡量擴展土地，奴役大多數之貧苦農民，爲其耕種勞作，并且任意壓榨，甚至日常最低生活必需之待遇亦全被剝奪殆盡，以助成其農產品之大量收穫與土地之擴張。迨至一九一四年之歐戰爆發以後，沙皇好大喜功，不顧民命，出兵參戰，經年鏖戰所消耗之人力物力與財力，悉由農村予以負擔，而大地主爲保持其原有財富，對於沙皇逐年催索之戰費，當然祇得轉嫁於貧苦無告的農民大眾，經此連年壓榨之下，農民生活已不堪言，列寧度情量勢，乃登高一呼蔚爲一代革命之怒潮，相率組成勞動農民的自衛集團，起而暴動，此其二。

六 中國共產黨組成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之組成絕非由於「農奴」不堪「地主」的壓迫起而革命

者，事實上我國有史以來，在農村社會中，從無「農奴」之存在殆無疑義。蓋我國農村社會中除有少數「商業資本主義」式之「地主」而外，大部屬於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與雇農四種。其中自耕農約佔全國農民的百分之四十，在生活上可以自給自足，半自耕農約佔全國農民的百分之十五強，佃農與雇農同屬貧農，兩者之戶數約佔全國農民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綜上可知，我國農村社會中，既無「農奴」之存在，而又無絕對被剝削的農民階級，然則中國共產黨何以由而產生，故就客觀所見縷述於后：

(一) 由於海通以後唯物思想的傳入

溯自遜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西曆一八四二年）「鴉片戰役」以後，沿海口岸大開，以致都市興起交通便利，自古「老死不相往來」的農村社會，一變其以往之作風而直接間接依賴都市，甚至拋棄田園爭先進入都市，致諸我國原有的農村戶口約佔全國居民總戶數百分之八十以上，但就近年之估計，農村戶數已銳減至百分之七十五以下，似此情形，足證農村勞力逐漸流入都市，致使農村社會為之凋零，田園荒蕪，生產幾於停滯，能不釀成嚴重的農村問題？

以上乃單就經濟觀點而言，若從文化因素來說則更為顯然。當西洋文化未經輸入以前，一般士大夫階級，既不知何謂科學，更不敢倡言革命，迨至歐風東漸，社會主義的思想乃隨之傳入，一般小布爾喬亞階級的知識份子，得緣接受「唯物論」的洗禮，乃改換其思想領域，對於陳腐腐敗的我國現實社會大表不滿，相爭組織政黨，竟召未成熟之青年男女，驅之共赴冒險犯難之一途，此其一。

(二) 由於科學不振災荒頻仍所致

我國有史以來的傳統觀念就是重人事而不重自然，無怪乎一般人民對於自然現象從不加以研究。科學落後不但無工業可言，即連農村生產亦大受影響。如歷年發生的水災，旱災，蝗災及螟災等均無非是科學不振所致。我國常被外人輕視，譏為「災國」，洵非無的放矢之詞。我國農村社會因生產不足，農民生活當然大感恐慌，強者流為盜匪，弱者形同乞丐，平心而論，由於科學不振災荒頻繁，以致舉國人民均已陷入山窮水盡之貧苦境地。民國十六年間北伐順利完成以後，國共即隨之分

裂，中共乘此天災人禍之時機，糾合失業之流民，竄擾浙，贛，湘，黔，川，陝等地，所到之處燒殺擄掠，肆意破壞，使人民更陷於貧窮之絕境，乘機迫使參加其組織，經年累月，日益衆多，尤以抗戰期間，中共利用「游而不擊」之戰術，擴充實力，已構成一支不可忽視之武裝集團，此其二。

七 中國共產黨能否在我國存在

一言以蔽之，我國上下一體皆貧，所不同者亦不過「大貧」與「小貧」之分而已。若以我國之社會本質而論，誠如國父所說：「中國為一半封建殖民地的社會」。我國在總裁領導之下，先有民國十六年之北伐完成，打倒封建的軍閥，嗣自民國二十六年起又從事於八年艱苦的抗戰，是役所爭取者乃為收復失地，擺脫列強之羈絆，以建立獨立統一的國家，所幸者八年血戰，卒能獲得最後的光榮勝利。值此國土重光共慶更始之際，而中國共產黨猶圖假藉民意，驅民於死，要挾政府，以遂其割據倡亂之陰謀，殊不知時代業經過去，中共倡亂所持之理論為何？尚仍以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及唯物論辯證法用相號召，歪曲事實，創足適履，殊不值高明之一笑，況事實上共產主義之實行，已有前例可為殷鑒。如蘇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列寧領導下之布爾維克黨不顧本國實情，強將馬恩主義原則不動施之於生產落後的農業俄國，終於產生二種顯著之惡果：第一在國防上汲汲不能自保，環受列強之包圍與窺伺，整個國家處於危殆之中，試問人民幸福將何由而獲得？第二在社會經濟方面，舊制度既已摧毀，固然毋庸置論，但新制度建立未久，勞工勞農之政治地位既已提高，生活上之享受亦得一律平等。可是由於人類惰性心理之促使，以致對其本身之工作熱誠，顯已大為減退，全國勞動者自以政治地位業經提高，生活享受已無問題，在不知不覺之中，紛紛怠工，以致工廠停頓農耕荒廢，加之外援斷絕，人民生活必需用品日益減少，遂釀成空前未有的經濟大恐慌，社會秩序為之大亂。史達林有鑑於此，乃變更策略，頒布「新經濟政策」，并實施「一國社會主義」，加強中央政府之權力，統一全國，蘇聯之有今日，史氏不無微功，此例足可為中共前車之鑑。

再論「主義」問題，中共所倡言者為共產主義，在農村中要實施「土地革命」，在都市中要為勞工爭取權利，可是先得請問中共：我國農村社會中有無階級之對立？有無貧富懸殊的現象？有無農民橫遭宰割之事實？然則何須有勞中共代為「開爭」與「清算」？再者，我國是否為一高度的工業國家？有無勞資之衝突與對立？有無資本家或大工廠主剝削勞工階級之所謂「剩餘價值」？然則又何須中共起而挑撥勞資之衝突，使我國僅有之幼稚工業陷於破產狀態？且中共所到之處，房舍為墟，工廠建設橫遭破壞，民生凋敝已達極點，試問此種行為又何異於亂匪？至就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分來說，根據國父所云：「三民主義的中心主義為民生主義，亦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大同主義。惟共產主義之實行手段異常殘酷，而三民主義之實行方法頗為緩和，且適合於中國之



請社會人士不要再提倡貪污

俞劍華

國情與人民之共同需要，故云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如此中共又何必標奇立異，獨樹一幟以與我奉行三民主義之中央政府為難，陷我全國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

總之，無論從我國農村社會之演進以言，抑或從「主義」之觀點而論，中共妄肆號召，可謂毫無依據。加以近三十年來，中共阻撓統一，割據傳亂，惡跡昭彰，舉國痛憤，而中共所到之處，極盡燒殺擄掠破壞之能事，故意製造「混亂」與「貧窮」，使整個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全體人民墮入困苦之深淵，怨尤之情大有「與之偕亡」之慨，如此政黨，不顧國情，不顧民望，混淆是非，倒行逆施，焉有存在之理？苟中共稍有天良與理性，亟應及早痛改前非，放棄成見，擁護實行三民主義之中央政府，共同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完)

貪污是自古有之，於今為烈。貪污是世界通行，中國最甚。

我們現在中國的貪污風氣為甚麼能這樣繼續增高，發揚光大，蔚為上下五千年，縱橫三萬里的貪污大觀呢？原因自然很多，約略計之就可以有下列的十種：(一)由於道德的低落，置廉潔於腦後，視貪污為固然。

(二)由於升官發財的劣根性，做官的目的不在做事，不在服務，而在發財，只要有財可發，即可不擇手段，自然非貪污不可。(三)由於公務人員生活毫無保障，「一朝天子一朝臣」仍然是一切官場的法定現象，大而至於院部會省，小而至於縣區局所，富而至於交通財政，窮而至於教育學校，主官常常是莫名其妙的調來調去，下邊的人自然也只好旅進旅退，做主官的命運，也推算不出究竟能做幾天，只好視衙門如旅館，

既然存着「五日京兆」的思，也就只好趁機先撈一票，以免下手不及。下邊的人也都是存着這種心理，大家爭先恐後，先下手為強，遂由工作競賽變成貪污競賽了。(四)由於監察的不嚴。監察院對於貪污案件既不能盡情彈劾，就是彈劾，也多是虎頭蛇尾。以前的御史，「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已經大受指摘，現在連蒼蠅蚊子都不大聽見補打。(五)政府不能依法懲治，政府對於貪污官吏，似乎特別愛護，其間雖然也有一兩個不幸的被槍決，或判徒刑，或撤職，但真是少之又少，不過千萬分之一而已。不要說對於沒人控告的貪污官吏，任其胡行亂為，毫不過問；就是對於已被控告，已被判刑的人，也是用了「官官相衛」，「鬼死狐悲」的心情，化大事為小事，化小事為無事，馬馬虎虎，以不了了之。休息一個時期，又可利用已有的資財，另謀更大更肥的差缺，走馬

上任，煊赫一時了。(六)黑暗勢力不易剷除，在各機關各階層裏恐怕有不少的貪污組織。縱的方面是「上下一心」，橫的方面是「守望相助」。如入這個機關而不加入這個組織，就不免受排擠使你「不安於位」；結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得滾蛋大吉。(七)薪俸微薄不能維持生活，前清時代的薪俸叫「養廉」，意思就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生活不成問題，才可以責成他廉潔，若是「啼饑號寒」，「室人交謫」。

「束緊腰帶，咬緊牙關，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解決，怎樣可以希望他「構腹從公」呢？(八)物資享受的誘惑力量太大，現在一切物資的享受，日益改良，日益進步，汽車洋房，錦衣玉食，妖姬美妾，聲色玩好，無不在發揮其極偉大的炫惑力量，向你獻媚，向你示威。「有錢萬事足」，祇要有錢，自然可以在花天酒地，燈紅酒綠，任意揮霍，縱情享樂，錢從何處來，薪俸有限，只好找外快。(九)由於染上不良的嗜好，或有烟霞之癖，或有盤龍之好，或有寡人之疾，或有太白之風，自然所入不敷，流既無法節，只好設法開源了。(一〇)由於爲子孫作牛馬，想給子孫們積下豐厚的遺產，使子孫們可以一生享福，吃著不盡。

此外關於造成貪污的原因自然還有很多，現在也不暇一一備舉，現在所要說的就是貪污風氣的所以養成是由於社會上制裁不力，不但制裁不力，反而助長增高，竭立提倡，惟恐有官不貪，有吏不污，必使之無官不貪，無吏不污而後快。讀者諸君也許認爲我在說夢話，社會上不是有人在大聲疾呼的打倒貪污嗎？對於貪污的人誰不痛恨，那有人肯提倡的呢？不錯，報章上常常看見有攻擊貪污的文字，那真是少之又少，其他社會上的絕大多數的人誰不在那兒直接間接的提倡貪污，羨慕貪污呢？現在綜合社會人士對於貪污的觀點，可以分爲下列三種：

第一種人是視升官發財爲天經地義無可置疑的，所以對於升了官而又發財的人，或者升了官快要發財的人，或者發了財就要升官的人，那種「趨炎赴勢」，「舐雞吮痔」，「脅腰諂笑」，恭維無所不至的樣子，眞使發財的人從心裏覺得舒服，假如你是發了財，不論是發的什麼財，國難也好，勝利也好，投機也好，貪污也好，剝削也好，甚至搶掠劫奪也好，他都不管，只要有錢就有人敬若天神，愛若父母，畏若虎豹。對於貪污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以爲有辦法，有本領，不禁垂涎三尺，景行嚮往，以步趨隨侍爲榮。你想貪污的人這樣有體面，有氣派，在物質方面既能盡情享受，在精神方面，又能出人頭地，爲人所奉承，人又何苦奉公守法，廉潔自守，又何樂而不貪污呢？這不是社會人士積極的在提倡貪污嗎？

第二種人是看不起奉公守法廉潔自守的人，假設一個人做過某某主席，某某局長，某某縣長，結果還有兩袖清風，並沒有使人間造孽錢，那麼社會人士對於這種廉潔清高的好官，不但加以推崇，不加稱頌，而且極爲卑視，罵他爲傻瓜，罵他爲腐儒，罵他爲沒有用。「你看人家做了一任就發了××萬，他連做了兩任，却還是這付窮相，這官豈不是白做！這人眞活該受窮，毫無辦法。」這種話我們不是常聽見嗎？消極的攻擊廉潔的人還不是積極的提倡貪污嗎？

第三種人是自命不凡滿腹牢騷，骨子裏對於發財的人十分眼紅，但又毫無門路，只好故示清高，對於一切公務員都一筆抹倒，以爲所有的公務員就沒有一個不貪污的，他就根本不承認世上還有廉潔的人，還有一錢不要的人，他的邏輯是「天下老鴉一般黑」，不但正式的甚麼主席甚麼長之流是沒有不貪污，凡是管錢的(出納)管帳的(會計)，管買東西的(庶務)就沒有一個人不營私舞弊，沒有一個人，不回扣中飽，假設有這樣的人那除非世上也有白老鴉。在這種發議論的人自以爲洞見癥結，一針見血，但他並沒有把個個公務員都加以實際的考察，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單憑主觀的武斷，遂不分是非，不分玉石，任意污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中國之大，公務員之多，良莠不齊則有之，若云全體貪污，毫無廉潔之人，則殊荒謬，這種人表面上看起來是痛恨貪污實際上是助長貪污。因爲他一旦做了管錢管帳管東西的公務員而有可以貪污的機會時，他就可以應用他的原理了。既做老鴉焉得不黑，昔日之所痛恨變成今日之所喜愛，人若攻擊他前後言行不符，他還可以振振有詞，說「天下原無不黑的老鴉」，豈不是很巧妙的辦法？至於這種議論對於社會風氣也很不利，第一能使可好可壞，立腳不堅的公務員們動搖漸漸走到貪污的路上去。第二可使真正廉潔一塵不染的公務員們灰心，在現在的社會裏要想保持廉潔，確屬不易，要不願一切物質的享受，要不怕一切同事的排擠，要不惜一切親戚朋友的訕笑，

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想矯羣立異，博取廉潔的美名，結果仍然被人不分皂白與一般貪污的人等量齊觀，這如何能使人不灰心，不氣憤呢？只好掛冠辭職造成貪污清一色了事，以前優孟為孫叔敖作歌有「廉吏可為而不可為，廉吏可為者當時有榮名」。現在做廉吏連區區的榮名都沒有，豈不可嘆！

所以要想使貪污的風氣漸漸消滅，除了針對上面所說的十大原因：

- (一) 提高道德，尊重廉潔，(二) 破除升官發財的謬見，(三) 公務員職位有穩固的保障，(四) 厲行監察制度，(五) 如有貪污嚴刑懲罰，(六) 徹底消滅黑暗勢力，(七) 提高待遇，(八) 提倡節約，(九) 根絕各種不良嗜好，(一〇) 廢除遺產制度，勿為子孫作馬牛。此外社

羅斯福夫人論聯合國

三月十四日，羅斯福夫人對全國婦女新聞協會的會員說：祇有全世界人民堅決的支持聯合國機構，促成並且加強它，才可能有世界和平。這是羅斯福夫人以美國代表資格參加在倫敦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回來以後，第一次在華盛頓出面。

羅斯福夫人說，即使沒有原子彈，現代戰爭所引起的災禍也是無法形容的，她列舉她在柏林和法蘭克福所看到的毀壞的情形，被佔領國家中的人們的饑餓和貧窮，以及新生一代的死亡。

「當我聽到有人說我們也許會再有一次戰爭時，我戰慄了。」她說：「因為那個戰爭將會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我們必需主動的為和平而工作，我們一定要在這裏，在世界上的別的國家裏，在對別國人民的了解之下工作，一定要知道他們的意見，而我們必需有聯合國機構。」

有人問她是否覺得聯合國機構本身需要加強，她回答說：「加強聯合國機構是必要的，要以更深的了解，和全世界人民努力促使憲章的實施來加強它。」

她贊成否決權，她說假使沒有否決權，將沒有一個大國願意留在聯合國機構中。各大強國一定要團結並且協調，「而它們在它們自己的人民的壓力之下也一定要這樣做。」她說：「聯合國機構的工作可以在有否決權的組織中進行。」

會人士對於貪污的觀點也非徹底改正不可，(一) 須加強輿論，報章雜誌盡量揭發貪污，攻擊貪污，使一般民衆都知貪污之可惡，(二) 會上對於因貪污而發財的人，無論是親戚是朋友，都和他斷絕往來，為鄉里所不齒，甚至不准入祠堂，開除族籍，使貪污的人精神上受極大的痛苦，(三) 社會上須尊敬廉潔自守的人，用文字頌揚，用口頭恭維，總使廉潔的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四) 喜歡發議論的人，切不要「隨口吞棗」，不願事實，一筆抹殺，一口咬定，要還他一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庶使廉潔不貪污的人不致因而灰心。

我想社會上恐怕沒有人不痛恨貪污的吧？那麼就請你設法根絕貪污，不要再直接間接的提倡貪污了！

她說：「第一件要緊的工作，就是建立聯合國機構的力量。祇有在建立了我們的聯合力量以後，我們才可以請各國放棄一部份他們自己的力量。」

說到美國在加強和平中所能做的事，羅斯福夫人認為美國必需堅定而明白的表示它的目標和理想。美國不但要送出給飢餓中人民的食物，而且要送出使經濟之輪重新轉動起來的機器。她相信：很多復原的工作也要由美國來領導，因為蘇聯和其他的歐洲各國要從事於它自己的重建。她說，對「我們的民主的理想」也應當有正面的和明確的說明，「祇有清楚而具體地說明我們為什麼信仰民主的生活方式，才能使我們明確地對抗共產主義，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羅斯福夫人如此斷言：因為美國在歐洲沒有利害關係，所以「無論我們願意與否，美國都得擔任各國之間的中間人。」她又說：由於美國不但是中間人，而且還是聯合國機構中的領導國之一，它必須去了解世界上其餘各國的基本要求和思想路線「我們一定要堅定，我們一定要忍耐，我們一定要做我們自己的生活的典範。」

提到她自己對別國人民了解問題時。她說：「她希望今年夏天可以得訪問蘇聯的邀請。」



青年心聲

由解放區來

凡

這是我一向所不願回憶的事，也正是深刻的印入腦裡輕易不會忘掉的事。優美的故鄉，是我們生長的所在，籠罩著我們一片的童年美夢，如今，我們出走了，我們由不同的地點走出了故鄉，奔到飢寒線上去流浪！

「清算」，「鬭爭」，「繳稅」，「拉夫」……一幕幕的搬演著，並且一次要比一次來的利害。現在匪區裡的同胞，直等於在地獄裡過活，與餓鬼拚度，除了盼望國軍從速收復的一線光明外終日在兵戈擾亂裡殘喘望息的幾乎透不過一口氣來，尤其是青年的「男性」與年青的「女性」——「智識階級」的學生層，簡直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彷彿是一個前世紀「官僚階級」的姨太太，他的目的只是在玩弄，在這樣結合的情形下是沒有自由平等的，所以可以說是幸福，相反的也可以說是痛苦，正如同官僚的姨太太那樣，看去好像是榮耀，美麗，但內心裡正不知蘊藏著多少個焦慮，痛苦，假如真的會賣靈肉，當然他們是喜歡這個調調兒，那能不博得他們的歡心！自然會把你拉到一起去同享榮華富貴，否則任你怎樣的堅貞自持，只要他留意到你的身上，一定會用盡種種的手段來「利誘」「強迫」，甚且給你加上一個不三不四的頭銜，爽快的把你捉進來，叫你一輩子見不着太陽，他們通盤的視「青年人」為禁燭，不容你不從，更不容你哭喪着來從，應該……從，在高唱民主自由的今天，在這塊地上且盡是「傷劍」的瓜，很難能找到一個是甜的。民主自由也許是有的，但是在我的經驗裡知道，那須經過一番「民主授權」的儀式——入夥。

我整天的在溜邊，因為這樣所以始終沒有受到他們的光顧，中間雖然曾經受過一個友誼的慫恿，但是我不能做我不希望做的事，因為這是毀滅「理性」的，所以在那個環境裡也可以說一直就是個「黑人」，祇好藏藏躲躲的「轉影壁」，說到渡日如年真是給我當時一個很好的寫景。

我記得那是一個陰雨淒淒的夜裡，天空裡密雲四佈，一重又一重的彷彿是漆過似的，一陣大雨隨著暴風瘋狂般的由屋角掠過，一剎時忽然由西北角裡傳來隆隆的砲聲，彷彿是很遠，但是響在這淒涼的雨夜裡聲音分外的顯得清脆，不時和天空裡的雷電一起一合的打成一團，我為這突然的現象所牽動，很久很久不能睡下，直守候到第二天的早晨，再也不能忍耐下去，披起了外衣，我頭一個跑到街上去張望，冷不防的被對過的老王把我拉住，他顏色很緊張，以嚴肅的表情在對我說：你知道嗎？昨天晚上××發生了戰事；我呆板板的在發楞，不知該怎樣去領略這消息？只覺得彷彿被一個沉重的東西打在頭上，遠處時有隆隆的砲聲，密雲也開始在飛騰。

不幸的消息就這樣接連傳來，前線要「擔架夫」，但是一批又一批的只見出去不見回來，鬧的家家人仰馬翻，街上一片的哭聲，罵聲，喊叫聲……如今又聽說抽調是來不及，××區政府的政委老爺要下來接戶搜，一時鬧的空氣很緊張，幸虧城裡沒有「溜字號」的戶口，所以只好轉到鄉下去避避風頭，當天就跑到鄉下的一個親戚家去，滿想這回總可以高枕無憂了，想不到這裡正是又有這事，萬惡的匪人在乘火打劫，到處做著「擄掠」「綁架」的生意，鄉下也同樣的是「日不聊生」，這種情形或許比街上更嚴重，因為這些無心肝的傢伙常做出非人道的舉來，如同「削耳傳書」，「斷足警告」等，盡殘酷之極，我目睹這種現象，深切的感到人世已徬徨沒路，城裡如此，鄉下也如此，到處如此，整個宇宙彷彿在恐怖的交織裡。幸如他們與他們，雖然不同其名，但在某些現實上彷彿同出一門，因為很顯明的在手段上都是製造恐怖，目的同樣的欲使人窮國窮。是這樣下去，將不知國家民族要到什麼田地，我不想像，因為我淚在流心在裂。我這次的計劃勿寧說是由「屎坑挪到了屎坑」，在鄉下只住了兩天終於被迫回家，硬著頭皮走進了大門，又開始在街上「轉影壁」。

父親最近害了「失眠症」，我知道這是由于替我們擔心過度所招致的，祇看他那一副拘緊了的皺皺的老臉就是個佐證，我很可憐他，但是我年青，因為「年青」所以沒有法使他不着心。我把這罪惡曾經歸納到自己的身上，懷恨的爲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代裡？幾次想要自殺，毀滅掉這被時代所憎惡的軀殼！但是這只是氣忿時的幻想，我覺得這樣又是太不值得，環繞的惡劣應當用自己的手去打碎，自殺未免太懦弱了，也絕不是青年人應有的作爲。我憧憬着祖國的美麗，想像它一定會像「三月陽春」那樣的溫暖，在沒有看到祖國的姿態前祇有挺起身來與一切惡魔去搏鬥。我決定，要離開這裡，離開這恐怖的世界投到祖國的懷抱去，那怕山高，路遠，水長……如是我找到了兩個要好的同學——老潘同老崔，他們與我害着同樣的病，如是經我一說，不需往返兩次的磋商已經得到了家長的允許，不，事實上恐怕他們正希望我們快快的離開，因為我們——青年人——在家裏，彷彿是一件「違禁物」，時刻有被加禍的可能，街上傳來「鼓聲」「鑼聲」「喊叫聲」……班組長時來「要捐」「要糧」「要兵」要……我們三個人在漠漠忽忽的記憶裏逐漸離遠了這聲音。

在路上不到半天的工夫已經由平原邁入了山岳地帶，由這山的背後經過密林有一條隱約的羊腸小路，由這路橫過××嶺可以直達江邊，這還是我幾次哨探所得到的，據說這條路從前是「黑道」——山賊的行徑，所以在從前很少有人來往，如今已成商人「走私」學生「私走」的祕道了，至於它黑不黑那裏有限計較這些。我們只是用足了氣力，低着頭一個勁的往上穿，轉過了一條嶺，一道河又一道河，在日落西山的時候已經來到山的深淵。大地已經垂下了夜的長髮，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也正如大地一樣感到黑暗，在這樣荒山僻野的深山裡應該怎樣去守候這慢長的夜？但是饒幸的在我們的來路上留戀山景的時候且爲我們發現一處小草房，習慣上一看我們就知道這是屬於「伐木人」的休息所——土墩子，我們走進了小草房，看了看門戶雖是很狼狽，所喜還有足容四個人的「一舖炕」，我靜悄悄的坐到炕上開始討論睡的問題，老潘的主張是「輪流守望」換班睡覺，也就是說每個人打兩個鐘頭的更，睡四個鐘頭的覺——站二休四——的辦法，我們兩個並沒有異議，當時規定由我來領

頭，其次是老崔，老潘大幾歲留在後邊打狼，但是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翻來覆去的都很難入睡，結果實際上造成前半夜總動員「打更」後半夜總動員「打盹」的記錄，次晨東方發白的時候我們開始在崎嶇的山道上摸索前進，轉過一條嶺又一條嶺，一道溝又一道溝，當天的傍午已經到達「兩軍前線」，這裡兩軍的戒備森嚴，山頂上沒有碉堡，陣地，碉堡的附近時有荷着大槍的人在輓動，儼然是個「國境線」，我們也拖着沈重的心情準備着來突破這重圍，計算着由山地出到平原就是國軍的防線，中間約有廿里的路程，我們瞪大了眼睛在四方八方的張望，小心翼翼的前進，足費了三個鐘頭以上的工夫算是平安的通過，當邁到國軍防線的第一步，我們興奮的心情如同由牢裡放出來的「囚犯」，一切都感到昇樣的「新鮮」「明朗」，至於長路跋涉的疲勞已經不爲我們所有，身體只覺得非常的「輕鬆」「適意」，我記得我會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而後轉」的姿勢，睜大了眼睛看，看那走過來的山，還有那山上荷槍的人，我們八千里外的「老鄉」，我張大了的嘴，意思是想說什麼，但是當我發現那個直眉豎眼的「鬼小子」向我們走來的時候我只好深深的做了個呼吸，違心的敷衍過已經張大了的嘴，因爲在這裡還沒有到達國軍有崗位的地點，只是兩軍之間的「空隙地帶」罷了。後來我們聽說這條路在我們到達的不久就出了「差錯」，我慶幸我們的平安渡過，但是我很替後來的同鄉們擔心。

我們到了這裡之後就得到很好的機會入學，過着集團的生活，精神上總算得到了安定，以後我就在開始留意祖國的形態，爲的是要解答我走出來的冀求，很快的在各方面我已經發現了它不同的姿容，但是事實給與我們的是太渺小了，和我的理想相去太遠，並沒有我想像的那樣美麗，生動，當時使我一顆炎熱的心，像壁上的寒暑表一樣隨着氣溫的低下直降到「零度」，不由打了一個「寒顫」，雖然偶而會聽到青年的激動的一喊聲，遺憾的連回音都沒有，只是像水一般很快的過去，又彷彿是牆上的報章經過了幾番風雨的沖洗早已失掉它新鮮的彩色。我很失望，我在懷疑它的命運，彷彿在懷疑一個人害了「三期肺病」是不是能恢復健康？不，我覺得現階段的中國確是如同害了三期肺病的一個家庭主人一樣，不但得不到治療與休養的機會並且在他的家庭裡還鬧着激烈

的糾紛，處處在刺激他，摧殘他，是這樣更加速了他們的「死亡」，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事！青年人有的是一熱血，「敏感」「激動」，所追求的是「新鮮」「活潑」「進取」「創造」的，生性是最看不慣這暮氣沉沉的現象，如果只憑眼前的事實我想很容易引起他們的「錯覺作用」，結果不是「誤入歧途」就是「自取暴棄」，造成不人不鬼的一個「精神病態者」，這又該是多麼可惜而又可憐的事呢？但是悲傷只是悲傷，徒嘆奈何！我們青年人有鐵一般的力量 and 決心，應當從速清醒，擔起國家主人的重責，由「傍觀」的位子上跨到「建設」的前線去。把握住勝利果實，不使國家走向「頹廢」「滅亡」的路上一步，不要為惡的勢力

屈伏事業的艱鉅退步，祇有揆盡至誠傾盡熱血，再進一步去棄廢國家於革命至高指導原理——三民主義——的真義，我們要理解它。推動它，用我們的手去建築一個理想的樂園，這事實祇要不架空，不妄想，氣力够，作的徹底我相信在它的近處必是光明的，同志們！起來吧！時代的巨輪在不停的轉動，正所謂逝水行舟不進則退，時間上已經不容我們再猶豫，再遲疑，我們應該即刻奔到時代的「先頭」，啓發群眾的自覺，動員各階層，聯合起社會廣汎的力量，携起手來！認準了我們的一燈塔——去衝！衝！衝！衝被這漫長的黑夜。

再寄塞北某友

田 天

——一九四六勝利節記於船塢——

察現在的實況，鄉下也的確需要我們去。可惜，我們走錯了一段路，偏偏在這一段錯路當中，你死了。

××
你有十之八九被鎗決了，聽由共區逃回來的朋友說。

我也相信你無法幸免這個劫運，因為我知道共黨不會原諒你是個沒有固定政治觀念的青年人，便放開了你。同時，你也不會因為死在脅迫着你便稽首求饒，你倔強固執，壓力越大你越不屈服。因此我料定你的死難是無由挽回的了。

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死了，我們再沒有機會辯論犧牲與代價的問題了。但，好友！你如有靈聽我告訴你。令尊令堂爲了你都幾乎害了瘋狂病，他們罵你是個壞東西，是個渾蛋，但是他們一邊罵着一邊落淚，父母這一代人，雖然不了解我們當兒子的是如何居心，而他們明白往死路上走的祇是沒有求生欲的怪人。我一年以前不是沒有顧及到生命的安全，而我

們是爲了更多的生命，可是到現在據向在人間苟延殘喘的我想來，如你之死，死的更多時，與我們理想的花果是沒有絲毫補益的。

你睜開你的眼睛向人間看哪！那有一個是爲了國家民族？那有一個是爲了較多人的幸福工作！都是在爲自己謀錢財找地位，弄得好了他們是×長×官，弄不好了他們變成罪犯窮小子一個，弄的壞到家的便如你，被槍崩了。所以你之死，並沒有人注意，因爲他們即使知道你是爲了「大眾」的事不索一分代價而死的，他們也要以爲你是搞地位搞的不機警送掉了性命，「這該多麼笨！」他們會這樣的說。和令尊令堂同樣的看成你是個走死路的笨伯，然而一般人並不流淚。

早知如此，我該和你一同回到我們的鄉下，去幹我們的祖傳農業，行有餘力則由農村自治作起。這或者與我們的理想有些幫助，而且考

我聽到一位由後方回來的人說一句不甚有教養的話，他說再有事變，他要不當漢奸是孫子。這話固然功利慾過深，我們不是要求國家必獎忠貞的，然而我們所作所爲，肝膽所塗的地方，應該不是打折扣起反作用的謬舉。你看那些做威做福的老爺，三朝元老的地痞流氓，他們不都是在飢餓勞苦終生的老百姓頭上表演他們的戲劇嗎！誰還有命爲他們賣，給他們築安全的牆壁？

好友！我哭你和我都太年青，不該爲輪廓還未清楚的理想花朵激動，動而不該跑進不肯原諒我們的虎狼群裡去打滾，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家還在無保障狀態之中過活，而我們却爲保障別人賣命！好友！你能知道我的心吧！你祇要當時和我一同走了，現在我們好該計畫回到鄉村去了但，如回到鄉村去的話如今只有我。好友再會吧！在夢裡或在來生。

豆油燈下

江楓

大哥：

我們的離別，整整的一年了。每天從學校回來，坐在豆油燈下，我會屢次的把紙鋪在你時常寫作的那張小桌上，從抽屜裡拿出你會利用它產生過多少作品的鋼筆，想要詳細的把這一年來的經過，向你報告一下。可是，每次的心情，却是那樣的惡劣。除了在紙上畫下一些小圈子小花朵之外，就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大哥，說起來，到不是沒有什麼可寫的，反倒是想寫的太多了。千言萬語，我將從那裡說起呢？

你應該清楚的記得吧！去年八一五光復的當時，一雙破了的膠皮鞋，把你從千里外的一所監獄裡放了回來，甚至連途上的饑渴，一年多鐵窗生活的磨難，你都完全忘掉。你是那樣興奮的，為我們滔滔不斷的講述起來，中國的抗戰和國際的情勢，國父的提倡三民主義是如何挽救中國的唯一動力，抗戰勝利怎樣可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在蔣主席領導下的抗戰建國，對於今後的國際和平有甚麼重大的貢獻……我記不清你在別後重逢的那一天說了多少話。

媽媽，妹妹，她們所關心你的，自然不是這些。「大哥！在獄裡還不能吃飽嗎？」，「監獄裏對待犯人還好嗎？」大哥！任憑你怎樣的

用謊語來使她們安心，你告訴她們吃的很好，待遇不錯，可是事實上，你那瘦弱的體格，夜間的失眠劇烈的咳嗽，我們早已明白了，一年多你所遭受的了。當時，我們只有這樣想：「太平了好！讓他好好的休養休養吧！」

然而，事實的發展，又是如何呢？和你一同從獄裡出來的朋友們，漸漸的又都走散了。和你同樣懷着激奮的情緒高喊着建設的人們，漸漸的又都滅歎下來。——因為尾隨着敵人戰敗的腳踪，那些高揚「民主」的人們，像無法防禦的洪流一樣，又泛濫過來了。

騷擾，紛亂，爭鬪，殘殺，就這樣，不管人們是怎樣的不願意，不管你那軟弱的體格是怎樣的不允許，但是你終於又穿上了你那雙破得無法再穿的膠皮鞋，一面咳嗽，一面又從家門走了出去。「不要流淚，我們需要流血。」在街頭的拐角，你最後和我說：「黑暗終久是要消滅的。」

「可是，你爲什麼要這樣苛待自己呢？」領袖告訴過我們，祇有特殊的義務，沒有特殊的權利。若再解釋下去，就因爲我是中國人，就因爲中國生了我。」

大哥，你隨着這些話，又告訴我一條該走的道路，——要學習。於是，你走了。計算到現在，整整的一年。

大哥！這一年，關於故鄉，關於家，關於我自己，我能告訴你一些什麼呢？其實，即使我不告訴你，你能想像不到嗎？遍地的磚屑瓦塊，遍地的荒煙蔓草，遍地的屍體，遍地的血肉，大哥！這就是勝利之後的一年。

在五月。所謂「民主聯軍」的戰士們，從四平傾山倒海一般的敗下來了。一面高喊着：「我們是人民的隊伍。」一面就加緊的征車征馬，拉斷道，索糧要草。大哥，正如你所告訴我的那三個字，在清脆的槍聲，轟天的砲火，夾着喧嘩哭喊哀叫，種種不調和的噪音中，我無分晝夜的像一隻負傷的狗一般的，伏在暗室的一隅，我開始在學習了。學習忍耐，學習屈伏，學習穩重，學習安靜。

大哥！在國軍收復這裡的一星期後，因爲上縣城去參加教員的甄審，我才有機會從咱們那方不盈丈的小院落裡走了出來。

坐着馬車，一路上，看着那毀於炮火的房舍，遺棄在山脚河畔的屍屍，以及那些會是用百姓們的血汗力氣所修築的橋樑道路，又被「民主」隊伍破壞得僅存的一點殘骸遺骨。大哥，我低下頭了！大哥，這時候我才理解了你所說的學習。在學習忍耐之外，我們還要學習反抗，在學習屈伏的背面，我們還要學習活動。

學校復校了。雖然學生是那樣的少，可是却影響不到我們如火如荼的感情。

「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的未來命運，就擔在我們的肩膀。在對日寇的八年抗戰，結果雖然我們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可是從目前的局勢

火車何以鬧事故？

李 岩

一XX

你來信打聽我在雙廟子北火車撞頭這幕慘劇的內幕。這有什麼內幕？這不是政治舞台上的事，有什麼內幕不過就是在一條鐵軌上，先有一個車停在那裡，沒有汽走動不了，由後邊又開來一個車，一下子就撞在一塊了，（這不叫撞頭，這有名堂，叫追尾）反正是一個車走不動，一個車站不住，原因簡單，結果也簡單，供隆一聲，三十來個人命，一個火車頭，幾十輛貨車箱，一下子都吹了。

雖然說原因簡單，細一研究也不算簡單，雖然說沒有內幕，細一考察也有些幕後的鬼把戲。先說原因：

走不動的那列車，為啥就走不動了？後追上來的這列車為啥就站不住了？並且車站與車站之間都有連絡，先頭的車不到下個站，這站為什麼就發車？這都是原因。

而這個原因最大的元素是自私，其次是不負責任，我不願意揭露我們鐵路的不好，叫你笑話，家醜那能外揚呢？況且我又怕叫我的上司查出來我好講闊話，撇了我的差，我到哪吃飯去？吃飯是人生最大的問題，我們鐵路上的員工，有多半是做偽時的舊人，那時都背負責任，為什麼到了今日反倒不負責任了？這一半也是受了吃飯問題的影響。我們都像水上的浮萍，說不定那時被裁，誰還有心思好好幹，所

以下級員工馬忽忽的心理便由此造成了。

上級人員，更是不負責任，混一天算一天，火車為什麼就站不住了，這因為車的風鬧壞了，老也不修理，據說因為沒有錢，可撞壞了一架火車頭多少錢？他們不考慮這些，出了事他們還可以借機領一筆出差費，到出事現場觀光觀光。

火車鬧事件，不止這一次了，和中航的飛機一樣，接二連三的鬧事故，可是當局也不想有效的避免方法，實在被環境追問的過意不去了，便拿出一大堆的理由來搪塞。但等他們任用私人，拿流通券時的認真作風，簡直和辦公事像隔一道鴻溝，一邊是真實力氣，一面是水的不能再水。有的竟把一個毫無鐵路經驗的私人，任為站長，有的竟把一名熟練的員工革職，擊禍的原因都在這裡了，自私，不負責任。內幕也在這裡了，自私，不負責任。

我想你們衙門裡，也許比我們更糟，可是有一層你 cannot 不知道，普通的衙門，馬忽一點還不敢鬧大亂子，而我們擺弄的是有時間有機噐，有巨大的力量有不可融通的軌道的火車，這玩藝兒，一不小心，或者哪出了毛病，便足以把利字變害字，而且害的甚大。

唉！中國人算糟透了，什麼事也弄不圓滿，都是盲人騎馬一路胡幹下去，即使有好馬，也是自危險的。所以我的朋友說中國沒有大工廠造船廠等等的，我說有啊也得管理人改改腦袋，換換心腹，不然還不是爆炸的炸光了，失火的燒光了。不但無利反而有害。……

看，我們肩上的擔子，祇有加重，並沒有減輕。所以我們還要努力，還要學習。——尤其是擔任教育的同人，第二代的長成，能不能繼續的擔負起這個擔子，都在你們的掌握。所以，我們更要在充實自己之外，領導兒童們努力，學習。其實，即使沒有校長的這一篇子訓示，我們最低當也明白什末是我們的責任吧！

可是，被「民主」戰士拆毀的桌凳，被「民主保安同志」搬走的辦公用具，沒有錢來購辦，更沒有錢來修理。即使這些個，我們能運用我們所學習來的智慧，用磚塊來墊起掉腿的桌凳，用鍋灰來刷抹殘破的黑板，祇要能鑿劃出一根粉筆來，什末都成功了。可是，教才呢？教授些什麼是有用的呢？

我們知道東北淪陷十四年之後的今日，兒童們和我祖國離開太遠了。所以，沒有教科書，我們介紹一點有關於國家的常識，也未必是沒有用處的吧！我們簡單的畫了一張地圖，把它在學生的面前揭起來了。

我極其興奮的給學生講：中國版圖之大，中國位置之適中，中國物產之風饒。之後，我又向學生講起來，東北九省和台灣是怎樣失落的，戰爭終了又怎樣的收復回來。

「先生，外蒙古原先是不是中國的領土呢？」大哥，雖然我也想到了那同處邊陲的新疆西藏，和那一帶的土著民族，但是，我還能不加考慮的告訴那些天真的兒童說：「不錯，過去也是中國的版圖，可是基于民族自決，准許他們獨立了。」

豆 油 燈

另外一時間，我講起國際情勢來，把幾張新聞紙交給學生們。一個學生站起來了：「老師：外長會議拒絕中國出席是怎麼回事兒呢？」

大哥，當前的教育，我們該從那裡下手呢？赤裸裸的現實，我們可以掩飾或把他偽裝起來嗎？大哥！我又想起了你的話來：「不要沈醉在勝利的歡欣裡。」

教科書到來不久，中共又以兩萬多的兵力向縣城進攻。從此，我們又包圍在砲火的恐怖中了。雖然，在斗室的豆油燈下，我還能執着筆，批改着學生的作文本，可是，一想到五十里地之外，就是滿天的硝煙，悽慘的毀滅，生命的試探，強權的猖狂，我真不知道我竟寫了些什麼。

不久，砲火從東南方又逼近了我們這一小鎮市。機關槍，迫擊砲，就從我們的頭上，飛舞了起來。爆裂，轟炸，謠言，紛擾，在各處流動着。大哥！我會親眼看見那些穿黃布棉襖的八路戰士們，一排排的在國軍防禦的砲火前面倒了下去。我也會親自聽見那無情的衝鋒鎗，怎樣淒厲的無間斷的吼叫。

大哥！如此混亂的斷併了一日夜，他們退下去了。等到縣城又被國軍收復之後，計算死於戰爭中的約在千人左右，居民，住宅，財物的損失更無可查考。大哥，這樣的犧牲，流血爲了什麼呢？

現在，一切的建設，在破壞之後，漸漸的又都開始了！雖然是那樣的遲慢，那樣的沒有進展。可是經濟，資材，技術，種種方面的限

制，就是這樣，也很够一提了。

「漫漫的黑夜，光明是不會遠的。」我們又開學了，第一句話，我這樣告訴了學生：「祇要我們知道我們的周圍，依然殘存着黑暗的勢力，我們有青春，我們有熱血，我們就要和黑暗抗爭下去！」

大哥，我們的分離，一年了。翻開近日報紙，憲法已經公布，中共在各地又大肆竄擾。在大的標題下面，那些小字，貪污，災難，疫疾，：：大哥！一方面是嚴肅的建設，一方面是卑汗的自殘，我們的目的工作該是什麼呢？昨天，我站在學校教室的窗前，那曾經向我屢次發過問題的學生，又走近我的身旁了：

「先生，我想要退學！」

「爲什麼？」

「：：，我想要投考青年軍！」

大哥！教育分明沒有使他滿足，他不得不另找出路了。

「你的志氣很好，可是你還小，你要努力學習，你要習慣忍耐。」

「可是，我實在也忍耐不下去了。」

大哥！雖然我還有一大串理論可講，我還準備一大篇子話要說，但是，結果，我在沈默中看着他急促的走出了校門。

大哥！看來不算太大的刺激，竟使我一夜無眠。中國的現實的貧弱，中國過去偉大的抗戰，中國未來的命運，一連串的矛盾思想，在我心裏起伏着。大哥，我們應邁向那一條路呢？

我們是中國人，中國生了我。」你的話打破了我的苦悶。

我們有青春，我們有熱血。我們要學習，我們要準備。我們不能和中國分離，我們也不能看着中國在黑暗中衰弱下去。

大哥！我們要從黑暗中衝過去！

大哥！我的心頭一次這末平靜，頭一次能在安靜中寫這末些字。

已往，我還無日不渴望你回來，可是現在我不但不希望你回來，我最後還要告訴你，也許不久我也要和你一樣的，從家裡走出去。

大哥！對嗎？祝你健康！

兄弟鞠躬

本 刊 啓 事

茲因工廠舊正放假，排印脫延，致本刊二卷三期未克與讀者按日見面，今爲防止一再脫期起見，特將四、五兩期合訂，一併出刊，以便與原定刊行期日吻合，希讀者鑒諒。

一四雜誌社編輯部謹啓

這世界

洪
茵

這世界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人們照樣的吃喝，比以前還要自在。
勝利帶來了什麼？大家都在追問。
老年人說：「從來就是這樣！」
我看到的太多說也說不完。

我們還是好好的活着吧，
除非你討厭自己的腦袋！
我們只願做出最大的勳章，
給我們的英雄配帶。
還有那些回來却收的官員們，
也給他架兩個牌坊吧！
他們回來得比逃走時更快。

你在做什麼？王大哥；
你還是捶金箔噶噶地工作？
你捶的金箔又大又薄誰都稱贊，
作好的金字招牌也特別地光亮；
還有那些泥濘薩本不好看，
裝起了金身就顯得出奇地傲慢。
你噶噶地捶打不怕震掉你一身的白肉？
你裝飾這個世界真是一個標準的好人！

「我已是向晚的太陽，就要歸山。」

兵士的家

洪
茵

老頭子說：「看你們的吧！
我們的糧已經收場。
這些霓虹燈堆成了一座火焰山，
那些妓女打扮得和有錢的太太一樣；
我們的委員坐着最新式的美國包車，
我們的鈔票多得像草紙一樣；
只要是餓死的孩子沒有睡在警察局的門口！
只要我壺里有酒，碟里有蛋。
這世界已是太好了！
好得像天堂一樣！」

九月七日作

只贖下破碎的泥牆，
什麼都沒有了；
那裏是鍋灶？
那裏有溫暖的家？

門外還站着蕭蕭的白楊，
田裏的惡草長得多深，
叫我往那裏去找牛？
叫我向那個借種仔？

打了八年的仗，
把心都磨老了；
穿一身破軍裝回來，

指望著再來個白手起家。

如今……

什麼都沒有了；

城裏面還有老爺！

地面上還有保甲！

給

爲了一個理想

我們會各自背負着塵污的行囊

跨進一個遼闊的海灘上

爲了在那拾取一些智慧的蚌壳

我們會駭對洶湧的波濤

唱出一些壯膽的歌

爲了在那換取真實的友情

我們會冒着冷風和雷雨

以熱情的火

去燒起熱情的火……

但今天，朋友啊

理想的海灘快要湮滅

我們清理清理行囊吧

不要等待

後面跟來

一群嘲笑的波

苗
南

一群嘲笑的波……

而我們

要趁此

築路去築路

造舟的去造舟

能爲受苦的人群參加戰鬥的叫他去戰鬥……

——五·一九四六·于成都——

愛

——寄S·F——

愛人民，愛土地

愛自己

不怕關進

暴君牢獄……

當弟兄姊妹們

爲了生活

逼迫得

當強盜

賣淫……

我啊

愛眼淚

愛憤怒

愛寫詩……

苗
南

一九四六年冬月·于蓉·

蘋

果

高炎

一場風雪之後，大地上已披上了潔白的外衣，溫度從十度已驟降至零下二十三度。天氣突變寒冷，使路上行人已漸漸的稀少了。祇有爲着生活的抑壓奔跑在職業線上的人們仍然要和這大自然的猛威——酷寒拚命抗拒！

連日的忙碌，清晨我依然睡在沒有火爐的陰暗室中，外面的冷，壓低了室內的溫度，疲敝的身子緊縮在被子里似乎沒有覺得天已亮了，起來太陽已照在窗上，壁上的時鐘正是七點，急忙的用完了朝飯，準備上班，臨行時孩子的清脆聲音：「爸爸給我買蘋菓。」由於孩子的發問，提醒了我，今天機關裡要發薪俸了。頓時一種輕鬆快樂的感覺幾乎使我愉快得笑出聲音：「好孩子等着吧，今天爸爸發薪給妳多多的買。」接着孩子笑了。看着孩子的笑臉我愉快的走開。

縷縷的炊煙散在清空中，路上已很少有人行走，我獨自走在上班的途上，踏着雪地，咯吱咯吱聲音打破清晨的寂靜，呼吸的氣息凍結在帽緣上象徵着今朝的寒冷不同尋常。

但是我的感覺今天也有些異常，並沒有覺得寒冷，這也許是另有一種力量支配着我，使我興奮以至於把自然的威脅——酷寒——加在人們身上的痛苦被我這興奮的情緒給戰勝了，因之我沒有感到大自然的猛威凜冽的寒氣，同時我並沒有介意這些，只是一面走一面在想：「今天也許會實現我的希望……」一種金錢慾支配着我的大腦想入非非了，真的如果實現了我的希望，幾個年來總算沒有白跑，雖然一點低微得可憐的薪俸，總算還能解決現實生存的課題——生活。有時午飯餓着肚子不吃，破舊了的衣服穿了幾年也沒有勇氣更換，每當朋友有什麼約會總是羞澀的拒絕……這次無論如何非得從服裝上着手不可，寧可餓着肚子穿得漂緞一點在虛僞的人群裡不致常遭……至少會提高自己的身份，如果金錢能再充裕的時候，買一個好的辦公皮篋，幾件隨時的冬衣，走在

街上神氣十足，顯得不土不俗氣，青年人總要流行一些好……此時完全被一種虛榮心理驅使着，盲目的追求着物質的享受，空洞的玄想佔有了整個的腦際，彷彿忘掉了債務，忘掉了生活，幾乎使我完全陷於一種幻想的境界裏，我彷彿穿着綺麗的新裝，拿着皮篋走在路上……一陣馬車鈴聲打斷我的思潮，使我又回到現實裡來，不知何時辦公廳的大門跑到身後去了，於是來個向後轉走。

當我踏進辦公室的第一步，我用希待的眼光觀察每個同寅的神色，我發見老A的神色有些異樣，我知道事情不妙，希望又要化爲泡影，我開始追問他：「今天怎樣？我們的薪俸能不能發？」他慢慢吁了一口氣回答我：「反正有一天能發，等到某年某月某日會計把利息放足了作買賣賺錢了……」他還要滔滔不絕的說下去，同座老C向他丟個眼色，表示這發還有皇親國舅透露了消息吃不消的，老不響了，我附和着緩和一甸：「等着吧！等着財神爺高興的時候吧。」隣座的幾位同寅笑了，老A露出一點苦澀的表情不自然的也笑了，我默默無言的坐下，爲我已成泡影的希望發呆，不僅幻想要根本的破滅，緊接着飢寒債隨着年關的來臨也毫不容情的逼迫着，掏去兜內僅殘餘的煙尾巴按在煙嘴上索性的吸了幾口，零亂的思潮簡直無法收拾，接着一個同寅老C問我道：「XXXX部怎樣？」怎樣染布房還能染出白布還不是青一色。」我沒精打彩的 answering，接着老A喘了一口粗氣說：「對付着幹吧天下老鴉同黑那不是一樣」他自言自語的安慰着自己，這一會狹小的辦公室像死一般的寂靜。午間我一個人無聊的走進影院消磨了一個時間，然後我仍然機械似的回到這狹小的屋子裡忍受着飢餓貧困沒精打彩的整理瑣碎的公務，時間總是快的，時針已指到三點上了，連日來的嚴寒使屋子裡更加「風涼」，這在夏季却屬難得，可惜它不是夏天，我又再詛咒，幾個回家吃午飯的同寅到現在還未來，我不便在這時候守着。我悄悄的走開。走在街上經過了幾個床攤，小販的嘈雜聲音：買花生，買蘋菓，買煙捲，買……混成了一片，我望了望床攤的煙捲嘴內又發生一種苦澀的感覺，剛待拿起煙捲，掏出兜內僅有的幾十元錢正在遞給小販時，忽然想到孩子：「呵，對不起煙捲不要了換幾個蘋菓吧。」小販用着輕視的眼光注視着我，我羞愧的走開，走在歸途上使我連想到當在理髮館

理髮的時候剛待坐下想到腰內沒有理髮錢的時候，「只好說對不起有事」一樣的情緒！唉，金錢對我的刺激太深刻了；對我的戲弄太具體了，我有些憤恨。

走在家門的前邊，聽見孩子的哭聲，妻的吵罵聲交織成了一片，我有些呆了，我不知道這是故意和我挑戰抑或……總之這樣生活我有些厭倦了，在社會上得不到溫暖的歸宿，在家庭？我不敢想下去！我的一切

幻想變成了噩夢，讓悲哀永遠抑壓在我的內心裡吧！當我走進屋時孩子已止住了哭聲用期待的小眼注視着我的衣兜，而我的注意焦點却是室內的空氣和妻對我的神色，我已經忘了孩子和蘋果了，孩子有些忍耐不住了哇的一聲又哭出來，這哭聲提醒了我，急忙掏出蘋果，孩子笑了，妻像念經似的詛咒着，我祇有沉默的想，興奮後的悲哀才是人生真正的悲哀。

卅五年十二月，十三，四

媽 蟻 底 戰 場

蕭 楓

山底的穀穗，有如金黃色的江波，在微風裡動盪着，起伏着。——牠告人以秋的消息；同時作了大自然中一切小昆蟲的催命符。

羊們低着頭狠狠地嚼着碎草。其中一隻忙持幾口又抬起頭衝着我——「咩——」地叫幾聲，好像說：

——小主人！你靜賞秋光吧！我們不再往遠跑。

於是我在山坡上攸閒地慢步，望遠。

每當穀穗黃時，我不免代一切小生物擔憂。

小生物生長在小宇宙裡，當然也有牠的使命，一年來營營擾擾也有牠的生之可羨。但牠却不知秋來得這樣快。牠們在小生命未被摧殘以前，仍在拚命地掙扎，拚命地圖生存下去。

驀然，在羊群前一塊無草的皮上，發現一個

戰場——蟻蟻底戰場。滿佈着一片黑忽忽的蟻軍。中間現出戰線，戰線上有堆堆的勇士滾上滾下咬在一起。有幾個來回巡視，大概是督兵

的將領；又有幾個退下來馳奔草叢，不是潛逃是去徵兵去求援。戰得很久了吧？死屍積滿戰場底兩旁。

惡鬪的樣子好像兩種兩派，但顏色都是黑的；身體都是一般大。依我看，不是一個祖先就是出生在一塊地方。使我照起了一種冥想：

這同類的傾軋究竟為什麼？

爭食物嗎？不是！——有食之不竭的禾穀，任你自由撒取。

爭地盤嗎？不能！——各有個的巢穴。

顯示力量嗎？——那何不糾合同類把蚱蜢

趕逐出三舍，建立神奧的蟻蟻天國？

喂！結束了吧！這無謂的鬪爭。

你們如有傑出的智慧，應為北坡的野火而網

繆；為群羊的蹄甲而擔心！

你們如有拔萃的力量，應為秋風涼雨底侵略深穿巢穴；為子孫底生存廣積食物！

零言碎語

洪 範

理想的中國實現時，執政者必是政治家，教師必是教育家，農夫，工人，醫師都是科學家，如此乘機取巧的人自然消滅了。

青年啊！你細細想算出你的實足年齡，是多麼癡呢！你只要秤一秤你所有的活潑經驗是少，那麼就可決定你真實的年齡了。

農夫教兒子播種，兒子學得播種，又學了勤勉，鐵匠教徒弟打鐵，徒弟學得打鐵，又學了堅忍，而教師教學生讀，學生僅學得字，却沒有學的智慧。

我們被世上所批評着的優等或劣等是靠不住的，只有你自己最知道你的等級，所以無論別人怎樣議論着，良心總是最可靠的名譽。

一切政治幹才，都是次等人物，凡上等入一定曉得謀人類靈魂的安寧，是高過一切的。

天才的生活愈悲苦，則其傳記當更美麗。

生 活 散 章

灰裏的土蟬

竹 軍 外一章

灰與各種煙霧交織着的城市的天空，像一條灰色的帶子，很少有一片雲彩在上面徘徊，月亮與太陽在重重的灰霧裏慘白得像病人的嘴唇，星星呵更高得像一些飢餓的眼睛。

在灰霧裏自然的顏色暗淡得像退色的藍布。

一些像這天空一樣的臉色的人，像推磨子似的消耗着生命，從冬天到春天。

一個秋天的夜半，有一個站在街頭的這一類的人，向他走過的路嘆息垂淚，沒有抬頭向前面的路露出一絲的微笑，過去的暗影正在他心頭擴張，好像整個的天，希望與幻想的小舟載着他飄遊在星光的夜色裏，生活的苦悶與懊喪像輕煙一樣的在美麗的天空裏消失。

界都瀰漫着暗影與壓抑。

這時候路上的灰塵很少，天空像一張蘊育着笑容的臉，不知道甚麼時候，他仰頭凝視着夜的天空：

生 活 散 章

星星像一些智慧的燈籠發着美麗的光，照亮了一個他從來不敢思索不敢想的天地，已經陌生了童年的笑和他從來沒有體會過的美，都在他陰暗的心靈裏突然的燦爛放光，他驚奇——

啊！生活得這樣久了，或許是小的時候，我常常遊戲在水邊，樹叢裏，山上：；在太陽裏流着汗，在夕陽裏放風箏，夜裏看月亮和星星照着，我睡覺：這些都隨着年齡的成長像狗換毛，蛇脫皮一樣的失去了，終日給勞碌壓抑着，這一條路像一個跳不出的圓圈，我們好像永遠是一個不脫壳的土蟬。

——我幾乎忘掉了，人除吃飯還有生活的必要——

握着稀弱的星光，像握着久別的友人的手，他凝視天空彷彿星光的梯子已牽引他爬上了藍

天，希望與幻想的小舟載着他飄遊在星光的夜色裏，生活的苦悶與懊喪像輕煙一樣的在美麗的天空裏消失。

他心裏充溢着從未有的愉快與輕鬆，站立在夜的街道上。

瘦 馬

自從我有了一個姓，認識了父親母親以後，天國的蘋果樹，不再在我的歲月裏開花結果，含着的一只個越長越苦澀的生命的菓子，當我的脊背能够挨幾下皮條的鞭子，我便成了一匹獸着生活重擔的馬，順着皮鞭指示給我的路，顛波着，路上沒有春天的花朵，也沒有三月曠濶的草原，祇有灰與嘈雜的聲音陪伴着我沒有笑的生活，這條路是曲曲折折的，到處充滿了同我一樣嘆息與苦悶的伙伴，我們彼此用

苦難安慰着，這條路越走越窄，但是人面後是越來越多，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我們的命運是一樣的坎坷。

冬天飄起雪花的日子，我們的羽毛不能抵抗嚴寒，顛抖的腿載不了背上獸負的重量；能倒在雪花裡，用雪作一堆白色的墳墓，也算是聖潔了，但是太陽出來白雪會化成污水，活着受够了污垢的折磨，死了也要滾在泥窩裏！

：假如人是上帝造的，為甚麼偏偏把污垢與苦難賜給了我們？，我也不知道太陽為甚麼僅僅化不了我們生活裏的泥污！

有時候我們也會笑，看見了自己的下一代逐漸的長成，我們所獸負的重擔，有了第二個脊背可以安放了。

也就像白荷花開放在污泥裏輕鬆的笑了，在別人看起來，我們的像笑，我們的嘆息像垂死的呻吟，我們自己卻分別得清楚，像樹木分別春夏秋冬一樣容易。

我們沒有抬頭看過藍的天空沒有瞻望過海上的白帆，終日拖着生活的壓抑，讓青春的年華浸在泥污裡，讓活躍的心靈墮落在苦難的束縛裡，讓歲月像一串枯萎的花朵在暗淡裏凋謝。

生活的路就這樣伸展在我們的中間。

眼 睛

十月·廿五日·寫

眼睛是心靈的代言人。

眼睛有着比說話還豐富的語言。孩子的眼睛，是童話的國度，理想的天堂。孩子的眼睛沒有「狗眼看人低」的勢利；

有罪惡；沒有黑暗……

純潔，博愛，充滿了他們的心靈。

女孩子的眼睛，是月夜裡怒放的玫瑰，是遠海的碧波，是青春的火種，是一葉含羞草。

它吐露着生命的芳香，航行着男孩子的感情，點燃起幸福的光……

贖武者的眼睛，怒視着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揮舞染滿了奴隸鮮血的皮鞭。家狗的眼睛，睜視着包圍在剝削者豐滿的倉庫外面飢餓的群眾，讓大人老爺們，在群眾的骸骨上建築起他們卑污的幸福。

獻給姊底信

航訊之三

藍吉士

還有，老鼠式的眼睛，「目光如豆」，看不到

將來，在發着「復興國粹」的古夢，死拉着歷

史車輪向後轉。三角式的眼睛，以冰箭似的視

綫，斜視着先知先覺者的大聲控訴，隨時隨地

捏着口袋裡的文明武器；準備着狙擊。

我們的眼睛，充滿了力，也充滿了淚。正視

着現在，也矚目着未來。

淚不能模糊了我們的眼睛呵！用理想的手帕

揩掉它！

未來呵！我們的圈土裡，處處是歡笑的花朵

怒放在人民的臉孔上。沒有眼淚——除非是久

別了的情侶，在重逢的時候，緊緊地擁抱着而

流下的喜悅的淚珠。

人民工作，人民享受——歡樂，工作。工作

歡樂。我們永遠在春天裡。

太陽是我們的，真理在每個愛好自由的人民

心田裡萌芽了！

看呵！我們的眼睛；全中國的眼睛，已經

注視着幾個發射出萬道光茫的字：

民主！自由！

攻姊

雲天飛鴻，帶來了騙人底信息，它是聲光熱淚底結晶，衝破黯霧底火炬，有天使底溫馨，洋溢的純情。頻頻地垂詢着我們袂別後的苦痛，更刻責我在滬不面的逝去。這縷縷情愁使我深感於維持之煩悶，寂寥啊，空漠的人生！埋葬青春於瘋狂的往蹟。

我自離開家園，再度泊向故鄉，以一個潛寒學子底資格，投進了×大文學院，日夜忙着的生的需求，和追尋姊底行踪，三年來：作過聚合離奇的夢，滴滴地悲傷血淚積鬱在心房，艱辛的歷程，描繪出憶戀的蔭影。從這段樊籠走出，我便決然度着流浪的行程，因此跨過山西山東各地，更環繞於河南江蘇安徽勝境。當停留在彭城底時候，一位祖國底靈魂！無名的英雄，他同我契結着深濃的友誼，遠慮深謀，搜尋着敵人底陰毒暴跡，和許多預伏的潛行，曾組設着各部青年同志會體，以預作暗中控制的制。半載時光，我乃再度涉險逃向祖國戰區底地帶，度着艱辛的

生活。一直到了勝利時日，因隨同高頭共赴彭城，肩負着鏘好使命，致力於危害社會安寧，影響民族進展者，更有甘心資敵附逆的一群們，更組設文藝機構，出版出刊，以符往昔之宿願。流連此間之過程，亦似命運所注定。由於文藝研究的連繫，使我再遇同窗靜敏小姐，她時時在關懷和慰安我，在不經意裏，已締結深濃的友誼，但我始終不能忘記她！痛苦積鬱在內心，殷殷於遙遠的追詢。敏每每勸我忘掉過去，奮勵於將來，但我又能向她說什麼呢！

記得紅葉遍滿了山光的時候，她約我同王教士欣賞於山崖，我們環坐於雲龍山畔，漫談着人生。那位教士說人生底一切，都是由神底安排，所以人當把萬事交託與神，自然就會快樂，我笑了笑，以為這種精神治療也好。敏也在說：「本來人生有限，尤其是青春期短，如果把這美滿的一頁；埋藏在苦痛的深淵，未免也太自殘了！所以忘掉以往，而把握現實，確屬是應該採取的路線，你以為對麼？」我回答她說：「春豔自縛，飛蛾赴火，無非是爲了意想中的光明與美麗的追尋，所以雖是自戕，但那剛毅果敢；却永恒不能阻撓的。因此毀滅，便是一首壯烈的

詩，成功便也是隨了他底理想。王敏士聽了，乃談到大自然與人類底一切，多是由於神底旨意，這中間雖是個體的存在，但是有一種偉大的愛力在互相連繫着，並蘊蓄着豐盈的情感，彼此牽繫協調。我對這種論調，感到於一種詩情的存在，因此欣歡的談了一時。中間王敏士有事離去，敏會一再詰問我和妳底事情，她也答應爲我尋覓，並激勉我戒除烟酒，我因採納了她底忠告，並致意共同努力，來維護許多青春的同志們，這溫綿的力，貫注在內心，幸福的前路，佈滿了光明。五月來，我會作出超人底事蹟，更建樹了一幅剛毅與纖柔的交織心腸。但是啊！一息滬上底喜音，它使我狂歡，像似新發的羽翼，於是告訴敏說出妳底下落，她很欣快地，但會這樣問我：「她是否知道妳在這裏？」我答：「不知道的這是一個人友人提起來，至於妳底近況，我還沒有清楚。我請短假到滬去看她，妳說好麼？」敏深鎖着眉頭說：「你先打聽明白不好嗎！爲什麼這樣急呢？」我決然地說：「那倒不必，立時去很好呢！」她注視着我，發出苦痛的神彩。我並沒加以思考，因整備了行裝，匆匆地去了，別時敏竟沒有相送。

信 底 姊 致 給 敏

到在滬地，我加意地探訪，才清楚了妳底住址，因事先去了一次電話，由一個女人接的，我告訴她轉知妳：我已來到此地希妳即來一叙，但她沒有答覆，便由一個男人接談，他問我是某人？由何處來此？並找妳作什？他並自稱是妳底保護人，我感到一種威脅，簡明的談完來意，並和妳底關係，便掛上了耳機。這時心緒非常雜亂，乃喚來茶役備酒，乃苦痛地飲着，像是嘗着自己底苦杯，這時茶役告訴有人來訪，我發現一位陌生的軍官，走進我底客廳，從他底名片，我知道他是與我通話的男子，好一個十足的美浪風度，一幅嚴峻的形態。將一落坐，目光便注意我底服裝和室內的陳設，然後向我索了一張名片。我們便攀談着八年來的抗戰事蹟，但也都是些抽象的談述，我以為他很豪爽有十足的軍人氣概，談了一時，便問他底來意。他說：「我是我的妻子，她是我事業上的伴侶，生命中的光輝。但是她常常在懷戀一個人，幾年來她並沒遺忘，我爲這件事非常苦痛，今天由您底電話，便知道這事和您有關，所以特地前來拜訪。同時更坦白地說，是要看您對她底態度。」我靜靜地聽他底話，已竟明白他的用意，便毅然地回答說：「我全然是爲了多

年的誼情，才來探望，希您不要誤解，同時也更沒其他底企圖。」他又說：「您希望見她麼？」我答稱：「是」他說：「老兄：我倆底安寧，恐怕要在此動搖，希望您考慮一下！」我感到極其煩惱地說：「請您放心！我不能爲了我底一絲情感，而來分裂別人底幸福。」說完便同他握手，他很滿意地辭出。

因爲我放浪於酒和瘋狂的舞，在我底旅舍，常常有歌舞女郎底麗影。——美名玲玲，一個婉妙而嬌艷的女人。她愛我住所東方底豪華，愛我底一些高貴的女人，尤其愛慕我底放浪形骸。誰想在一個夜晚，我們在飲酒底時候，妳竟來找我了，看到茶役持的名片，遂低語玲玲，便避到藏衣室裏，一直等妳歸去的時候，才聽到玲玲告訴我：說妳那辛酸的情景，以及那傷心底熱淚，她也幾乎爲妳同悲了！我姊啊！妳也知道我已滴濕了手絹，我悔恨玲玲底語言，過於刺激妳，但這却又怎好責備她呢！

隔日我又發現妳底來書，我已感到必須離開此地了。乃悄悄地收拾起殘破的情感，玲玲很苦痛的，我以為如此聚合離散又有何關。因再歸彭城，心靈底沉重，像一塊巨石，並值敏在病中，啊！我真不欲再事生存了，幾日後敏會問過我赴滬底情景，我沒有向她訴出一語，誰想在一個落雨底日子，我同敏正在書房底時候，一個穿着玻璃雨衣底女人來找，我因讓進來看，原是離去未久的玲玲，敏以爲是妳，便想避去，我再三挽留。但是玲玲底那種過分親熱表示，使敏有些難堪，未等我們談完的時候，便已辭去，我真感於萬分苦痛了！

我會幾次催促玲玲歸去，她竟表決和我訂婚，我以為這玩笑開得太大了。但是我已念人生如此，又復何求，更有高堂年邁，至友難逢，乃決心棄職歸鄉，以計同我別去數載之家園晤會，乃結束一切，拜辭阿敏，隨同玲玲赴滬，臨別時淚眼盈盈，悵望於依依在戀的雲山！

滬上沉醉了一度月圓，乃買掉北上，玲玲堅決欲來，我會再三推委，使彼自釋，並道出塞北之酷寒，與風俗相差過遠。遂於一個美麗的清晨，乘着征輪海蘇，途中致書於玲玲，道出彼此依戀之虛枉。

蔚藍的海濤，溫拂着碩偉的征輪，白雪似的浪花飛舞着，從甲板上看，到北野的茫茫霧，翹想着高堂底音容，知友們底歡樂姿影，更遙想於今

後奮歸於故鄉之願望，以企看到荒寒成綠野。這一片幻夢，隨着海鷗遊泳，神情在蕩漾着。

歷海登陸，從北寧路車渡向瀋陽，一位家鄉口音的軍官向我說：「您是我到哈爾濱麼？那地方太危險了，常常搶奪，同時還有生命的危險。」我說：「那是我底家，同時那裏已經接收，我想不要緊吧！」當我到在瀋陽底時候，那淒涼情景，已使人心寒。由一個青年把我送到哈市，經過幾次蘇軍檢查，他都帶我答覆了。於是安靜的到在離開悠久的松江水都，它殘零了！冷落了！街道上沒有了華裝的少女，許多潤紳士也都稀少了。因為那裏有白晝的宣淫和劫掠，更有兇殺和凌辱，而一些喪盡天良的人們，不惜爲虎作倀，乘機暴發難財，這觸目驚心的事蹟，到處都扮演着，一層層苦痛，更加潛積在內心，在高堂們更不欲使我久留，我乃別居於市內江邊，聯合多數熱血底武裝青年，以敵對這殘殺人民底野獸們。在此時光，得建樹起堅強的組織。但爲了兩名漢奸底拍賣，同志多名遭捕，我乃奔走呼救，被迫向亡命之途。

從鬼城底地帶，走向光明的邊緣，仍在設計於營救同志，歷經兩月時光，見得他們已得釋放，但只少數逃來，其餘半在變質，唉！如此危境，還能再談其他？

我姊：這辛酸的歷程，困危的磨難，都是我個人底製造，現在我只有煩愁，沒有怨望，祇有生命底哀歌，沒有家園底溫暖，至於地位，物資，許多的友情底維護，都已成爲隔世之夢了！更想到流連吉，長，瀋各地，所遇到的蛻化諸奸們，持着過去的國難財，營得勢位，較之抗戰無力人員更勝一籌，我對此輩，不僅鄙視，更何願於彼等面前低首下心。但是今日：時局之艱窘，內戰終無結束，國民都在生命線上掙扎，我不忍再事目擊這苦難的一群，無恥的一群，因潛沉在蕭條的角落，靜待死神底來臨！

在這空虛而寂寞的時光裏，妳底一紙書信，都成了我底安魂使者，僅在這風寒凜冽的初春，告訴妳這歸來的因素和遭遇，至於此間各地現情，或能再箋給妳，敬祝妳像春光一樣的美滿！

妳往昔的摯友 ××敬啟

阿根廷學生的「閃電戰術」

毫不放鬆其政治活動的阿京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已發動一種反對斐倫法西斯政權的新方法。這種新方法名爲「火炬遊行」或「閃電」街頭集會。每天下午都有這種集會五六次。他們是由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各院系學生中央委會組織的。他們的活動係由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生方面組織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生聯合會統一指揮。

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各院系各級都有小組會；小組會中每五人又組成一隊，每隊有隊長一人。他們的責任是散發小冊子，傳單和參加「閃電」遊行。按無論散發小冊子，傳單和示威遊行都在政府禁止之列。集會應預先徵得政府宣傳部同意。然而沒有一個反對政府的團體會得到集會許可。

可是現在參加學生團體的學生不時會在阿京擁擠的市區高呼口號。其後立即有乘人不覺時事先潛入人羣中去的學生數百人加入他組成一個長達二、三列市街房屋長的遊行行列。過後他們就一一走散了，然而他們却留下各種傳單，說明他們爲什麼反對斐倫上校。

學生示威行列經過的建築物內的市民們也表示他們反對斐倫政權。他們向學生喝采並跟着學生高呼口號。街頭集會舉行得那麼快，使政府警備隊未能及時出動。而一個單獨的警察却無法制止四五百學生的行動。不過也有幾個學生被捕。參加示威的學生男女都有。

學生在他們的傳單裏對阿根廷勞工階級說斐倫的勞工政策正和莫索里尼及希特勒的相同。如果勞工們追隨他，他們將得到現在德義兩國勞工的同樣惡果。他籲請勞工回憶過去阿根廷學生與勞工階級密切合作的事實。傳單並解釋學生繼續罷課的理由。他們籲請勞工注意以前斐倫著名的文告（即「工人們需要的是鞋而不是書本」）。按那是斐倫收買大批黨徒舉行復政示威遊行時用的口號。

（譯自十二月二十九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探子

周同遇

他心不住撲通撲通的跳，彷彿從山坡那邊會猛古丁的跳出一兩個拿槍的八路軍來，攔住他的去路。然而他又不能不往前走，因為眼看天快黑了，鎮上人傳說八路軍快到了，他必須趕回家去。

他每次從家裡到鎮上時，經過這一段山脚下的路，他不感怎樣的恐怖，但是今天，他走到這兒却覺着非常的駭怕。他不住身前後的看着，但是不見一條人影，只有山頂上那棵老樹，像個彎腰行禮的人似的孤立在那裡。然而這棵老樹的存在，是他從兒童時代便熟知的。並且他放豬在這山上時，還常常爬到那棵老樹頂上去，看遠隔在二十多里地以外的火車站，和像一列火柴盒子似的爬行的火車。

這棵老樹勾引起他兒童時代生活上的許多回憶，那時他每天快快樂樂的半遊戲半工作着，沒有災害，也沒有飢荒。更沒有八路軍啊，中央軍啊的到處的打仗。他覺得那時的世界是廣闊的快樂的晴朗的……而現在他長大了，這世界反而變成了狹窄的憂鬱的陰暗的……

他這思想也不過是一兩分鐘內的感情上的衝動，過一會兒他的一切又被恐怖所佔有了。

他後悔今個兒不該爲了那麼幾個雞蛋，特地來賣，不如自己吃了。這年月也應該吃一點什麼好東西了。可是他扭不過母親的意思，只好來，來了偏就聽說八路軍又要來鎮上了。假如他在家裡種草或者送糞，何必擔這份兒心呢？即使八路軍從他們家路過，他可以藏進倉房，草堆裡去，現在叫他往什麼地方藏呢？茫茫大地，他不知道八路軍從什麼地方來，也不知道他們走那條道，他不能藏也不能躲，只好圍着大運，試探着往前走。

忽然他想起山頂那棵老樹來了。

他以為：能在那棵樹上看得見二十多里以外的火車，若是八路軍的隊伍正在路上走的話，在這樹上也能看個清清楚楚的。

他樂了，拍着腦袋說：「嚟！才怎想不到這一招兒來！」

他像賽跑似的往山頂上跑去，很快的就到了那棵老樹根底下。他有好幾年沒有爬樹了。他向老樹笑了笑，心中想：「多年不在一起的老伴當，想不到今天又到一塊兒了。」雖然是多年沒爬樹了，可是他爬得很快，他恨不一兩把就到了樹尖上，早一刻把八路軍的所在探視明白，他好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

果然，在不到二里遠的大路上，有數不清的人馬，緩緩的向着這山頭走來。他又驚又喜。若是再晚一會兒，或者再向前走一段路，轉過山頭的話，一定會給他們看見的，那就糟了。於是他懷着又驚又喜的心情，又很快的從樹上往下下——

「吧！吧！」

不等他兩腳沾地，從山脚下響了兩槍，子彈在空氣中激出一種像蚊子叫似的聲音「噠！噠！」貼着他身邊溜過去了。

「……」他像跌落在水窟中，什麼都涼了。

「手舉起來！」

從山脚下跑上來兩匹馬，馬上的人都向他端着槍，槍上的刺刀迎着太陽一閃一閃的放光。

他自認倒霉，爲什麼這隊人馬來的這麼快？單單就看見了他從樹上下來？但是他又一想，不對，山底下祇跑上來兩匹馬，並沒有第三匹馬在山底下走，他明白了，這一定是八路軍的探子。這時他又自己感到是混蛋了？爲什麼下樹下得這麼快？如果晚下一會兒，他們不就過去了嗎？

兩匹馬跑到山頂上了。

兩個端槍的人都從馬上下來了。先把他身上檢查一遍，所有的寶雞蛋的錢掏出去了。

「你是幹什麼的？」他們問他，他看清了一個是瞎子，一個是矮子。

「我，我是莊稼人！」他顫抖着回答。

「你是個探子吧！」

「我我，沒當過那玩藝兒！我是種地的。」他的舌頭幾乎嚇得麻木了，說不清楚話。

「你說實在的，不然就把你斃到這兒！」麻子故意在槍膛裡頂上一棵子彈。把刺利挨到他的胸口。

「老，老爺，饒了我饒了我，我是去賣雞彈的。」

「埋炸彈！你埋了幾個，都在哪埋的？」

「五十個，都賣了！」

「五十個？」矮子驚訝的看了看麻子。

「好！走走走！」麻子用槍刺觸着他的胸膛。

他們三個人，兩匹馬，從山頂下來了。

走着，他暗自打算，八路軍是不會打他的，他有這個經驗，可是他們抓人，抓去不是說領領道，便是說幫着拿一拿東西，可是誰知道還放回來呢？但是八路和窮人到底還算十分和氣的，他們能原諒窮人。他想：「我祇要說我是一個莊稼人，說我不得意中央軍，說中央軍欺負老百姓，說八路好，或者就把我放了……這不妥，必得編個謊，他們未必到我家裡去查，就說我哥哥當八路軍去了，我也想當去，可是家裡只落一個老母親，沒人養活……」

他想了很多應付這突如其來的事變的方法和手段。他也想了很多可能發生的不幸事。

到了山脚下，他們讓他站着。等候後面的大隊到來。這期間他們又問他：

「你埋炸彈，一定知道八路軍有多少啦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我那能知道呢？我是個種地的，你們的事我那知道？」

「不知道？你給誰埋的炸彈呢？」

「炸彈？我不知道，我說的是雞蛋！」

「好東西，這一會你又改了嘴了，揍他。」矮子說，麻子真就給他兩個嘴巴。

他奇怪爲什麼這一隊八路軍打人，而且打的很有力量，兩個嘴巴使他的臉上像被炭火烤着一般的灼熱，疼痛。

同志！別生氣，我真是去賣雞蛋去了，咱們是一家人，我還撒謊嗎？」

「誰和你是一家人？」

「我哥哥也是八路軍，我……」

麻子給了他兩個嘴巴。他被打得越法胡塗了。

「那你們也不講面子嗎？」他問

「你說，前面的鎖甸上有多少八路？」

「我不知道，那裡一個也沒有？」

「你不知道，又說一個也沒有，你哥哥還是八路，你分明是個八路的探子，你不說就斃了你。」

「啊！」他見麻子對着瞄準了，他沒命似的叫了起來。「那那那你們不是八路軍嗎？我是好人哪！我拿當你們是八路軍！」

「混蛋，誰是八路軍，你瞎了眼，我們是××隊，打八路軍的，你到是說不說？」

「我說我說！」他說了，還是他那一套，但是誰能相信呢，尤其他們眼見他是在山頂大樹上下來的，並且他親口說他哥哥是八路。他一定是給八路軍探望軍情的人了。他們逼着他說，他不說就打，一直打到後面的隊伍到來。

他被扭着見一個軍官，他淚眼昏花的看不清有多少人在惡恨恨的仇視着他，也聽不清楚有多少人問他的話。他想說出他心中的冤苦，然而不許他說別的。只逼着他說鎖甸上有多少八路軍。他心裡明白，現在的鎖甸上的人都在慌慌張張的關上門板。怕八路軍進去，那還有八路軍。可是他說了，也沒人相信他，因爲已被認爲是探子無疑了。

他挨了許多打，他幾乎被打得昏了過去，最後他不會說別的話了，只是反復着說：「我若說一句謊，天打雷擊死我，八路軍也不是我親的厚的，你們也不是我仇家冤家，爲啥有八路軍我不說呀？」

「那麼先綁上他！有意外就先斃了他，若是沒有意外發生到了鎖甸上再說！」軍官發下命令，他像個囚犯似的被綁了起來。隊伍又前進了。

一個鐘頭以後，他被釋放了。然而刻在他心頭上的辛辣滋味，將永遠不能磨滅，像他兒童時代登着那棵老樹看火車爬行的回憶一樣。



憶青海 (一)

戰時遊記

李 朴 園

「彈 辭」

抗戰以來我從東南到西南，從西南到西北，一共走過浙，贛，湘，鄂，黔，滇，川，陝，甘，青，蘇，豫十二個省分，杭州，南昌，長沙，武昌，漢口，成都，重慶，貴陽，昆明，西安，蘭州，西寧，洛陽，開封，南京，上海十六個都市，總算起來，最值得紀念的，還是在青海的四十多天。

勝利來了，心裡急于想回杭州，預料決不會再有到青海的可能，會爲漢口的和平日報寫了些遊記，太興奮，有時倒是語焉不詳；現在經過隴海路上的千萬辛苦，總算到了這人間天堂，可惜風景衰頹不堪，故舊分飛殆盡，無聊中，又想着青海！

記得我家雖來會藉琵琶彈出天寶盛事；我雖不會琵琶，年來老病增劇，寫字顫動，如果看見原稿，大約字跡也同音樂無異，雖無節奏，却也搖拽得可觀，所以也想附會風雅，借用白頭太監的故事，以彈辭兩字開端；幸而我非太監，不幸而窮途末路相類！

二 敲門「磚」

民國二十八年的十月，我接受了教育部第四

巡迴戲劇教育隊的領隊。

部裡規定，四隊的工作區域是陝，甘，寧，青四省。我們很知道青海同新疆差不多，等閒不容易進去，進去很難保不吃瘡；但是，既然在規定的工作區域以內，就是龍潭虎穴也得去，原來決不會比上火線難，便決定去走一走。

一決定去便留心着種種對青海的傳說。可是誰會想像那些傳說有多末，駭人哪？譬如有人說，青海是有哈薩的，哈薩是會吃人的，有人說，青海的少數同胞很複雜，風俗習慣太離奇，弄得不好是會送命的；有人說，那兒的馬主席是個土皇帝，教育部的陳立夫同張廷林都吃過虧，教育部的名義非倒霉不可，有人說，馬主席尤其見不得女人，「你最好不要帶女隊員去，」有人說，外省人到青海就會被監視，走一步錯路就有被扣留的危險，……諸是此類，不一而足。

我是不信，隊員們可都信了！我去問了那時在甘寧當社會處長的趙龍文，他說：「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還是有點兒「厲害」罷？我又去問了甘，寧，青監察使高一涵，他說

：「自然，青海的天下，可以說是他們馬家開關的天下，他們在那兒經營了幾輩子，國家也靠了他們父子叔侄兄弟的努力，才有目前這點兒成績，外省人，一向在青海沒有甚麼勞績，也很少進去，進去了，就同到了朋友家裡一樣，主人呢？也把我们當客人待，一切客人應有的禮貌，儀節，我們是不能不遵守的！試問，誰到朋友家裡不帶點禮物？誰到朋友家裡可以隨便亂闖？誰到朋友家裡不得「每事必問」？這都是人情以內的事，不足多奇。外傳種種？容或有之；可決不是現在，現在的青海，是不同往年了！」

「外傳種種，容或有之，」有多少？程度如何？未免不得要領！

我又去問了：「你先打個電報，再帶點兒禮物，人情！」這是我問來問去同一的結論。

我嚇呆了！甚麼？中國人到中國的行政區域還得先打電報去問？如果電報不打，照着一般的省分去，那會有怎樣的結果呢？是不是……？我不敢想。而且，大也罷，小也罷，教育部的劇教團體，總算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所作的，是爲抗戰宣傳，是爲教育，此外並無任

何企圖，要到一個由大直轄的省分去工作，還得先送禮？如果不送，那又會有怎樣的結果呢？是不是……？我也不敢想。

「衆口鑠金」，大家都是這麼說，這麼作總是對的。我們打了電報，也準備置備禮物。

電報去了不久，回電就來了，說主席非常歡迎我們到青海去。

「呼！」我，先出了一口放心的氣，接着，提起精神去找兼任甘肅國貨貿易公司董事長的趙龍文。

——買甚麼禮物呢？

——最好是茶磚！

茶磚，每塊寬五六寸，長一尺多，厚一寸多，二十塊，細起來，很够一個人揷的。

工友陳仲禹，穿着靛四隊爲到青海「整飭儀容」，新做的黑制服，滿頭大汗的揷着茶磚在前面走，我又想入非非：「記得七俠五義，水滸一類的書上，多逢暗人不作明事的時候，身上穿了黑色的夜行衣，站在人家的圍牆外面，登兒，先搜進一塊石頭，看看有沒有人知覺，這石頭有名堂，叫作開路石；又，古時的人，住的都是深宅大院，用嘴巴叫門自然不容易叫應，拍門環兒也不容易拍應，碰到粗人，就只好用磚頭砸，這磚頭也有名堂，叫作敲門磚——劇門四隊的電報是問路石了，這茶磚正好是敲磚！但願馬主席別把我們當作小偷兒同粗人就好了！」

三 看大門的李克用

——爲甚麼就進站。

——今天不走了，明天走。

——天不是才三點鐘嗎？到黑至少還可以走七十公里呀！

——嘿，李隊長，請你去問龍，看這是不是一向的習慣！

從蘭州到西寧的蘭西公路，事實上只有兩百多公里，我們又是包車，無論如何當天可以到的，可是一過甘青交界的大通河，天只下午三點鐘，車就進了站，司機，得了個「一向的習慣！」既是「一向」，又是「習慣」，其中必有道理；我正想再問，站外走進一個全身白的軍人，許多人圍着叫馬旅長，「旅長」，而「馬」諸葛一生惟謹慎，「作客」少說話爲妙，乖兒的下車。

聽說這鄉鎮的名字是「享堂鎮」我又奇怪起來了。

「按照中國的舊例，陵墓的前室謂之享堂，是給祭祀的人陳列禮品用的；這是個活人居住的鄉鎮，活人，總喜歡用興隆鄉，和合鎮一類的名字，決沒有願意與鬼爲鄰的，而這鎮，活人不少，至少有兩百家人家，可爲甚麼叫享堂呢？這也是風俗習慣的不同？還是真有『有名人焉』的陵墓？」

這好奇心，不教我跟着多數隊員到大通河去洗澡，却教我帶着搜查的眼光在鎮上轉。

這鎮屬於青海省的民和縣，是青海省的東大門，有一旅人在這裡鎮守，我們所住的那個「享堂招待所」是省辦的旅館，專門招待外省的旅客的。她，正在大通河同黃河匯合的三角地帶，黃河在北，流過一個小小的平原，大通河

，從南面的一帶土山流出來，截斷了東面從蘭州入省的公路。居民都相當的樸實，臉上有些痴痴呆呆的樣子；他們的房屋沒有高大的，從脚到頂，多半都用黃土築成，看上去，教我想我河北南部的家鄉；他們，不是她們，樣子有兩種，一種同陝西，甘肅的女人差不多，只有面部更黑一些，一種却特別的很，頭上，頭髮總束在腦後，用一個馬尾做的黑色的編物束縛着，像一個半截兒的黑牛角似的，直指着天，身上，腰裡繫着用粗藍布做的百褶裙，看那身厚重的樣子，真會有不折不扣的一百個褶子，上身穿一件同樣布色的長大布衫，長到膝蓋以下，脚，裹是裹了，却還有六七寸長，粗藍布船樣的弓鞋，兩隻粗粗的脚尖兒也指着天，脚背上，絆滿了絆脚細繩，這樣子，也有點兒像河北南部的鄉下婦女，只這脚尖兒同百褶裙裏，告訴我這是在享堂。

她們的尊容很好笑，她們生活叫人笑不出，不敢多研究，我還是到處亂走。

從鎮西一個小學校的門內，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大約是看我們的行踪特別罷？

——你們是……？

——我們是從蘭州到西寧去的路過此地。沒請教……？

——我姓李，在這學校教書！

我們攀談起來了。首先，我問了他享堂鎮的出處。

——不錯，這享堂是從李晉王的陵墓說的。

——李晉王是……？

——李克用！我們青海姓李的都是他的後代

，我也是的。當年，李晉王從中原回來，把原先住在這裡的野人，就是現在所說的藏族，蒙古族：等等，趕出了黃河同大通河的河岸，又趕出兩河流域的平原，都趕到山裡，就在這裡建立了他的沙陀國：

——沙陀國？

是的，這裡本來是沙陀國的國土，到現在，在民和縣還留着李氏的家譜，上面都有圖像，畫着李晉王以下一代一代的李氏祖宗；在西寧也還有沙陀的土司；在民和，互助，大通，都有沙陀國的子民——他們侮辱他們，稱他們爲土人！

這青年憤慨了！

談着，走着，我們已經到了一堆有碑的墳堆中間。

——你瞧，這就是李晉王陵墓了。

這些墳堆的主位，坐南向北，堆子很大面前却没有碑碣，她的背後，是崑崙餘脈，在此地算是最高的一座土山，從尖尖的頂上，雞爪似的伸出許多小嶺，左右各有一個較高的，據這青年說，左面的叫金鐘，右面的叫玉鼓，形勢非常雄壯；我們也找到了兩三個碑碣，上面確實刻有第七門，第八門：，第十三門：等等的字樣。

——我想，在街上，你們一定看見過所謂「土人」的了？那些穿綉子的女人多可憐啊！

其實，還不只此，我們看見同樣是李晉王後代的碑碣，倒在居民的牆腳！

四 青綠琉璃的西寧

崑崙那連兩大山，從新靈甘肅迤邐東下，派

出了無數細小的山嶺犄角，而在兩山支脈的中間，夾成渾水的谷地，西寧，這青海的省城，便是在渾水兩岸的盆地裡，像是舊式瓦盆的盆底似的，高高的，佔據在這盆底的最高處。

西蘭公路，到了城東十五華里的羅家灣，路面就改用了敲得粉碎的青石子，路的兩邊就有了無數一望斬平的白楊林，林外，因爲我們到的時候正是訓練全省班丁的時候——據說，青海的及齡班丁是每年要集訓一次的，所以，就是給你趕大車的車夫也都會唱「回教青年歌」所以，有成千成萬的帳棚，像白的星宿是的，佔滿在碧綠的草地上，白，綠相映，清潔，愉快，整齊。

大約是因爲「公路」的關係，東門外顯然是填過了；如果從西門，南門，北門走，你得爬一個相當大的坡，從路西到城門，少則一兩丈，你得俯着頭，彎着腰，天然的，你的身形現出「鞠躬如也」的樣子，看看別人，就教你想像，你是在「朝山進香」，在西寧城裡，是有一個法力宏偉的神祇，正高高的坐在那裡，待着你這無知小民去朝覲。

但是，你不用害怕，等你一進了城門，你就覺得神清氣爽，那位法力宏偉氣相萬千的神祇並不存在，却有一條你從來不會見過的，那樣整齊，那樣清潔，那樣愉快的路，在指引着你，使你彷彿到了一個碧玉鋪地的世界，你的煩惱，顧慮，一切都洗刷了去了。

仔細看，你知道：這是同從羅家灣以來的馬路同樣，是用敲得很細，大約二三公分大小，而且一粒一般大的青石子，鋪得很平，很寬的

街道；街道的兩邊，都用彫刻得很齊整的青石鑲過，再外，砌着兩條尺把寬，二尺多深的水溝，那水溝裡有活的清潔的水暗暗的流着，每一家鋪戶或居民的門前，都放着一隻小盆，每隔幾分鐘，就用那小盆舀着溝裡的水，漸漸灑灑的洒在道門的青石子上，所以那些青石子總是濕潤的，乾淨的，你走在上面，略微有點沙沙地響的聲音，可，永不沾土，也不覺得累！這活的，新鮮的，滿清的，四街街溝裡流着的水，究竟是從那兒來的？到現在我還不大清楚！此後，在我們到湟源，大通，互助一帶去工作的時候，倒是常見，青海人從山坡上流着的大河，分出許多較小的水溝那水溝還可以再分出更小的河溝，于是，那些地方就無處不沾着水利了；我想，西寧城裡這些水，一定也是在西寧城外的那些山上有水，他們就用這種分水的方法，築壩分疏到這城裡來的罷？橫豎，這種方法他們是用熟了的。

任你到西寧的哪一座城門，你都將看到：圍在西寧四周的山上，並沒有多少樹木，那些山幾乎全是童山濯濯，可是，一到西寧城邊，樹木就突然多起來；這些樹，像碧琉璃的海似的，擁着西寧城，樹梢正像碧海的綠水，但却一望斬平，並沒有波浪；如果你走下城門，你就看出，她們一律都是同羅家灣同樣的白楊，年齡儀表，一個一般大，而且，成行，成列，成片，成林，顯然她們是奉了命令，一時，栽起來的；如果你再走近，你就知道，這些樹林的底下，有同西寧城裡一樣的活水，一條一條的通過樹林，算的，不要說乘涼，你只一聽，就不會覺得太陽有甚麼威力了。

西寧，從城裡到城外，清潔，光華，涼爽，有青有綠，她是一座青綠琉璃的都市。（未完）

今日留學美國的情況

在戰事結束後美國高等教育的種種發展中，最有意義的莫如全美各地專科以上學校外國留學生的逐漸增加，甚至在戰時就有數千外國學生進入美國學校，於前幾個月內抵達美國的為數更多。目前很多國家的情形雖仍不允許重提互派留學生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地對這種工作已在積極計劃中。

戰時重要步驟之一是美國國務院出面擔任配合各公私機關互派留學生的工作，一九四〇年以後國務院就加強其協助他國留學生的工作，諸如替他們辦理入國或其他旅行等手續，國務院並與國內他國留學生保持密切聯絡。國會現已考慮國務院的重組國際新聞文化處的計劃，中國境內的美國新聞處就和未來的國際新聞文化處有關，其重組目的在於持續並擴展互派留學生的工作。

另一個富有意義的發展是政府將提出一部份國外剩餘物資作為擴展互派留學生計劃用的永久基金。設置留學基金的計劃包括在眾議員弗爾布萊特於十二月間提交國會的法案中。弗爾布萊特是美國出席一九四四年倫敦盟國教育會議代表團團長，他的提案已獲得各美國各主要教育組織響應，其中計有美國教育理事會和國際教育社等。

在最近幾個月內各國實施其計劃後當然只有少數學生能如願以償，經長期的教育封鎖後，各國已有萬千學生準備於時機到臨時出國。不過除現已在美國的學生外某些互派留學生計劃已在實施中。據國際教育社報導，國內某些主要私立學校已準備錄取外國留學生，戰後從歐洲、亞洲和近東的留學生為數已達一百十五人。五十名印度學生已於十二月初旬抵達美國，互派留學生的國家為拉丁美洲各國，現在美國的拉丁美洲學生為數已達二千五百名，美國亦有若干學生前往拉丁美洲各大學。預料來年拉丁美洲留學生和美國前往南美讀書學生將大大激增。

戰時情形雖不同，然而一九四四至四五年度的美國各專科以上學校外國留學生却逾七千五百人，這個數字和戰前典型的一學年即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很近似。全美各州均有外國留學生，最多的要算紐約，馬薩諸塞

，加利福尼亞，密西根和賓夕文尼亞各州。加拿大留學生佔第一位，計有八百五十二名，中國次之，共有八百二十三名。

展望互派留學生的前途，據權威教育家觀察，歐洲各國和中國學府備受戰爭摧殘後留學美國的前途，據國際教育社助理社長斐淑民估計，來年留美學生為數將達二萬名。挪威駐美大使要求美國容納挪威留學生一千名。印度中央政府擬派遣男女學生三百名留美。荷、法、中、希臘、冰島、保加利亞及其他國家亦有同樣要求。據斐淑民博士估計，現在打算留美國的學生將在四萬名左右，不過其中恐怕只有半數能一遂其願望，然而其數字也將超出以前每年七千至一萬的人數多了。

美國學生表示願出國留學的已有五千名，不過他們的願望比較容易實現，他們的留學國家或將限於英國，近東和拉丁美洲。

一九四六至四七學年開始時或許將實行一個新計劃，即每年英美兩國大學直接選送留學生；英國省立大學廿個與美國州立大學廿個每年每校互相保送留學生一名。此外，在最近數年內美國學者前往英國講學的至少將達六十五名。本年十月間將有一位美國女學者前往劍橋大學講學，牛津大學亦已宣佈將增聘外國教席卅二名。

加利福尼亞大學師範學院是美國學府中世界各地留學生的典型學校，本年度該校已增設外國學生名額二百名。該學院現有外國留學生二百零三名，其中有一百九十六名外國婦女，各留學生都是他們本國教育界知名之士。師範留學生大部即將畢業，他們並準備於接受學位前實習他們在美國所獲得的教學法。

師範留學生中的顯著人物之一為重慶國立音樂院教務長李抱忱，他現正從事研究如何使中西化的工作。此外還有菲律賓留學生賀南多氏，他是麥帥保送留學美國的，準備於返國後設立一公共衛生部。此外還有印度孟買某學校校長安墨氏，伊拉克某師範學校系主任耶新氏和危地馬拉某學校校長明弗特夫人等。

師範學院教授，美比較教育權威肯處爾博士認為這互派留學生是各國最懇摯的友好表示。權威教育家和國際關係專家亦公認世界各國互相教育其人民的大部責任將由互派留學生的工作擔負。

科學漫話

大氣層外的戰事

——未來的人造衛星

這種事情一年之內決不會有，或許十年之內還不會有，但美國的科學家和軍事研究家的確已經在計劃大氣層外的戰事了。他們相信人類將來必能製造人造衛星在地球上空幾百哩外環繞不息，利用特殊的儀器從大氣層外監視人類的小世界。在未會達到那一步以前，他們相信已可以把火箭射到大氣層的頂層，然後操縱它轟擊地球上的任何目標。

這種發展早就有人設計過，但他們都是一些不願實際的預言家，他們忽視了一個最大的缺點：動力。在人類已知的燃料中，沒有那一種「化學能」能夠把有用的載重量送到大氣層外，但原子能的新知識（詳細情形現在尚未到公開階段）已改變了那一切。

（第三次大戰的水準）軍事科學家都認為「最後武器」必須經過一步的試驗方能成功，不能一蹴而成。大氣層外的戰爭大概要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根據現有的飛機從各方面改進它的設備。假如科學家沒有算錯的話，新的飛機將比普通更快，可以爬入大氣的下層，續航力和體積將比現在所已知的任何飛機更大。它們的任務是巡邏、攔截敵機，作舊式的原子彈轟炸。

（中層）第二個階段是化學燃料發動的火箭，和V-2的類似物。V-2是德國人發明的，是現有武器中很有效的一種，它的秘密英美蘇三國都知道。假如戰爭在五年之內發生，經改進後負載原子彈的V-2將是最有效的武器。

歐洲戰爭結束時，納粹科學家已設計出幾種高級的火箭，但卻不曾試驗。其中有一種A-3，是有翅翼的。當它射到最高點後，可以在稠密的空氣中滑翔一千五百哩才落到地面。還有一種A-10，是一種複合式火箭，重八十五噸。當他升到十五哩的時候，機身的一部份自動卸下，

剩餘的部份就成了V-6，可以上升到一百六十五哩高。它學理上的航程是三千五百哩。德國的V-2到目前為止還是一個秘密，它的詳細計劃不是在蘇聯手裏，便是在美國手裏。

V-2型的火箭將在美國及其它各國大加改進。無線電控制正在精益求精，瞄準在下次大戰中將絕對正確。

科學家也在忙着設計防禦武器。美國陸軍有一種小型火箭，稱為GAP（從地面到空中的無人飛機），據說能夠自動尋出並擊毀敵軍的飛行武器。據說GAP受敵機上的磁力或輻射熱吸引，就能自動上飛，在高空擊毀它們。

（跳出大氣層外）軍事科學家說，假如目前這種不穩定的和平繼續十年，大氣層外的火箭就差不多可以成熟了。到那時候，原子能當已可使它們以幾乎無限的速度在大空中的任何地方旅行。

這樣的火箭很容易變成人造衛星。它們可以按一定的軌道在大氣層外繞地球週行不息。它們可以「召回」到基地上來，可以用作觀察崗位或載原子彈毀滅敵方的城市。

（基本研究）這種技術的勝利——即使不算是文化的進步——必須先作許多基本研究。在戰爭期間，世界已用盡了可能利用的物理學上的發現。科學家們常常對學理上的神祕尚未解決便狂熱地作實用的設計，雷達和原子彈便是兩個例子。現在研究工作又將重於實用設計了。

美國已展開大規模的研究工作。政府的資金滾滾流入各大學和各種研究機關，幫助它們購買貴重的機械。海軍部補助哈佛大學的天文學家研究流星，而以前，流星是決不會吸引一位海軍大將的眼光的。陸軍部和海軍部都在幫助科學家研究宇宙線。

這兩種研究都和大氣層外的戰爭有密切關係。流星是大自然的火花，高空飛機必須能抵抗它才行。宇宙線是一種神祕的能量極大的微粒，是從外面的星系射入大氣層來的東西，是另一種特殊的火花。它們對高空上的電氣設備極有妨礙，或許還會造成其它損害，所以科學家必須知道。

而且，宇宙線似乎和原子的核心相似，這方面的知識現在雖然還很含糊，但科學家們相信宇宙線將是原子能最大的來源。



一個鐵證

咱們比西洋人都文明些，有如此幾個鐵證：

①咱們在什

麼祖什麼宗的時代就穿皮鞋了西洋人到如今還只會穿皮鞋；皮鞋是茹毛飲血漁獵時期的產物，皮鞋是紡織工業時代的產物。

②咱們的皮袍毛頭向裏，西洋人的皮大衣毛頭向外；向外，形式上顯然的，異於禽獸者幾希？向內，則就已壓根兒不同。

③咱們已「聰明轉了彎」——知是知，不幹，而且口口聲聲喊着要幹——頭腦交關複雜。而西洋人只聰明而已！除了不知，知道便幹，不會只管喊——頭腦太簡單。

④美貨充斥中國市場，不久還要搬二十餘個廠來啦，咱們樂得享用，不必努力製造；這證明咱們是「役人」的，美國人是「役於人」的。役人者勞心，役於人者勞力，相形之下，自然是勞力者的人類比較原始些。

⑤咱們待國際友人無不客氣，待家裏人則非「打」不可！講究禮貌與克己工夫，一至於此，非文明如

何能够？西洋人則不然，是自家入携起手來，對外欲明的，暗的，軟的，硬的——打，或謂之侵略，恰好是不爭氣，是反文明。

官員守則

俗語說：「行有行規。」做官既是三百六十行裏的一行，想來亦必有遵守不渝的規則，但裏面內容如何，則非局外人所能深知了。不過，聽其言而觀其行，大官員的言行似乎極多雷同之處。用敢存精去蕪，仿「黨員守則」之意，歸納為十二條，名為「官員守則」，惟窮公務員則不與焉。質之大人先生們，以為然否？

- ①長袖善舞為出任要職之本。
- ②綱要計畫為宣言演講之本。
- ③陰謀詭計為爭權奪利之本。
- ④傾軋排擠為黨同伐異之本。
- ⑤作威作福為稱雄一隅之本。
- ⑥亦官亦商為財祿兩全之本。
- ⑦查封接收為發大旺財之本。
- ⑧彈劾清查為賣野人頭之本。
- ⑨嚴刑峻法為控制百姓之本。
- ⑩徵歌選色為享樂半世之本。
- ⑪敷衍塞責為辦事施政之本。
- ⑫出洋考察為失意暫避之本。

新三從四德

幾位太太，在X X咖啡廳發表爐

邊閒話，一位太太忽然想起新的「三從四德」她說：

- 「太太的命令要服從
- 太太出門要侍從
- 太太的勸告要聽從」

此為三從，
太太的打要挨得
太太的罵要忍得
太太出去要等得
太太的氣要受得」
此為四得（德字別解）

有趣的數字

人的年齡預算法

你的年齡可能為：你的父親母親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共同年齡的總和再用六來除即得。但特殊的不幸事件，則不能計算。

人們活到六十四歲，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如果你已過六十大慶，專數統計結果告訴你，還會活十四年半的希望，女性則還要長一點

各種生物的年齡

- 各種生物的年齡是：雞的壽數為三十五年。
- 狗可活十二年。
- 蟬可活二十四小時。
- 鯉魚可活一百二十年。
- 鼠一星期的生活相等於人類壽命的一年。
- 馬可能活三十年。
- 烏龜可活三百年到五百年。
- 象有八十年到一百年。

編者的話



△近來收到許多位讀者的來函，大抵都很希望本刊刊登一些漫畫，以增加趣味。在創刊的時候，未嘗不這樣想，可是試驗了一次，我們知道如果印刷紙不改好紙的話，畫刊根本要不得，因為一片黑的畫，使讀者看了，反而減低趣味，特此敬告來函各位，容我們慢慢的換紙增畫。

△本期趙立森先生的論文，激凡先生的由解放區來，江楓先生的豆油燈下，每篇可以都代表一部份人的見解與思想，請青年朋友仔細讀一讀。

△青年筆會響應者甚少，故本期應該發表的「我們對人生應抱什麼態度」一題，暫緩，尚請青年朋友踴躍參加為感。

本刊正申請中宣部登記中

大衆日報

言論精闢
有力廣
告效力宏大

歡迎批評 歡迎訂閱

招登廣告

招請分銷

社址 四平市北五道街

電話 編輯部

二五五五

經理部

二七七七

興華

四平車站前

唯一大旅社

有房舍五十餘間

地址北二道街九號

大

旅社

室內清潔

房間寬潤

設備完善

招待殷勤

乘車便利

價格低廉